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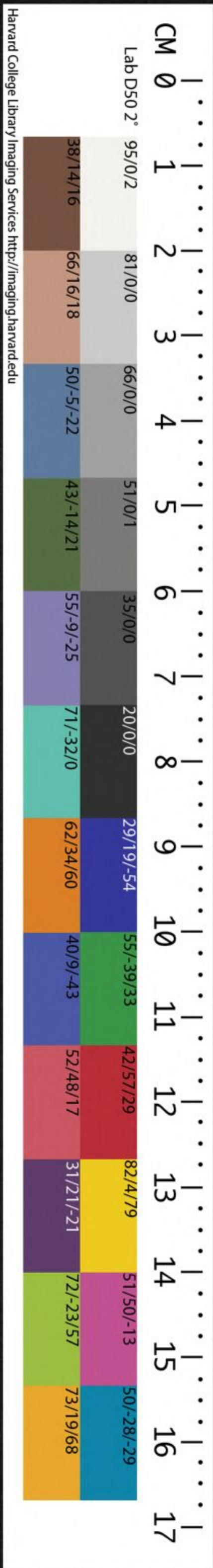
T335/1165(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6 1954

尚書後案

六



尚書後案卷二十二

周書

君奭

周書若曰君奭

傳曰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疏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于中以為十六謬矣

案曰傳以君奭為周同姓疏言非文王子又引皇甫謐說駁之者攷謐以奭為文王庶子見詩甘棠疏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王充則曰召公周公之兄然史記但云同姓則非文王子史記所述世系據世本世本出晚周是秦火以前書為可信莊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甯



東吳王鳴盛學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禮記大傳云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或出太王或出王季之別皆未可知楊士助疏亦用史記同姓之說鄭于甘棠箋云召伯姬姓名奭是非文王子也說文卷四上面部云奭盛也从大从頁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徐鍇曰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卷四上面部又有奭字與奭字相似有𠄎字古文以為醜字皆从二目故史篇以為召公名醜實則名奭也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釋文曰

傳曰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于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案曰弔訓至與毛詩詒訓合說詳大誥俗臆解為如字讀者皆非也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釋文曰棗音匪忱市林反

鄭曰殷之興亡與君奭同知尚書疏傳曰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于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

案曰鄭云與君奭同知傳云亦君所知者此我不敢知與召詒同文彼王注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與鄭此注及傳合也傳以基為始孚為信釋詁文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案曰蔡邕石經終作道祥作詳

馬曰崇充也釋文○案曰注疏所采釋文作受也作受則無義今从單行本改正傳曰紂終墜厥命以不善故

案曰終馬作崇訓充者釋詁文鄉飲酒主人拜崇酒注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樂記子語賓牟賈武始而北出六成復綴以崇注云成奏也每奏一終為一成六奏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是崇為充充滿周備兼有終義故曰武始曰以崇以崇即以終毛詩蠲蠶傳云崇終也此經對上文基為始故言崇即終也直改終則非也祥孔訓善者亦釋詁文說文卷一上示部云祥福也一二云善是也蔡邕作詳者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祥本亦作詳亦見丙子學易編彙氏曰苟作詳審也文意尤順晁不知古祥詳通用故云然公羊昭十一年經盟于侵芊疏云穀梁傳作禘祥字服氏注引者作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禘祥服虔引公芊作詳今公芊作侵芊者春秋繁露云芊之為言猶祥與鄭眾百官六禮辭亦云芊者祥也鄭注車人云芊善也然則祥可通詳又可省作羊其實一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釋文曰已音以過於葛反徐音渴絕反佚音逸易以政反諶氏壬反

傳曰君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于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眾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

案曰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引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裴諶乃凶隊命古佚字皆作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管子山國軌曰未淫失也秦詛楚文曰淫失湛亂董道訓失為佚春秋經曰肆大肯穀梁傳云肆失也失猶逸也逸與佚同謂逸囚也公羊經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佚獲也釋文曰佚一本作失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主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以失為佚然則莽作遏失與孔作遏佚同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迺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傳曰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且言異于餘臣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鄭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寧王者即文王也尚書疏約鄭義王曰周公重言故稱又曰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尚書疏約王義傳曰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用命釋廢于文王所受

俞疏曰鄭以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王以周公重言孔不解當與王同

案曰鄭云寧王即文王者說詳大誥洛誥又曰之解鄭是王非也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鄭曰皇天北極大帝也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

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

平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三卷○詩十卷○史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傳曰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太甲繼湯時則

發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司馬疏○史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

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疏曰據太甲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卽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卽伊尹也詩稱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鄭元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

案曰鄭云皇天北極大帝者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是也又云伊尹名摯者出孫子兵書用問篇云湯以爲阿衡云云者詩商頌長發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彼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隸釋卷八衛尉衡方碑云肇先蓋堯之苗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卷十二浚儀令衡立碑云其先出自伊尹阿衡官有爲氏又卷十外黃令高彪碑云猗衡篤禮釋云說書者以阿衡爲猗平偏旁假借倚與猗近是湯以伊尹爲阿衡依倚取平也又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者釋言云尹正

也說文卷三下又部云尹治也从又人握事者也春秋鯀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是尹天下稱尹與鄭合又說文卷八上人部伊字注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據此則是稱伊亦有取于尹治之義故鄭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也呂氏春

秋卷十四本味覽云

據元嘉興路總管劉貞刻本有鄭元祐序

有仇氏女子采桑得嬰兒空桑中獻之

其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自出水而東走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說則以伊爲水名本其所生處爲氏與鄭說異恐未可信也鄭又云至太甲改曰保衡者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是伊尹卒于沃丁時終太甲之時秉衡者惟伊尹知經言太甲時之保衡卽阿衡伊尹也云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者劉向說苑卷八尊賢篇云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據此則伊尹本是三公而詩書稱爲阿衡保衡明是爲之美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此阿衡保衡他無所見乃特起之正所謂不必備惟其人者又長發詩以阿衡

爲卿士彼疏備引鄭此注而辨之云彼注阿衡保衡皆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司空公鄭彼注云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司馬公與司空司寇司空同職者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但不知伊尹何公所兼何卿也詳鄭意以伊尹在湯爲阿衡明見商頌而保衡亦取衡名惟更阿作保經再言時則有知是太甲改稱僞孔乃造爲僞太甲云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欲見伊尹于太甲時仍稱阿衡又造僞說命言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卽用此經成湯伊尹格于皇天之文却以昔先正保衡冠其上欲見成湯時伊尹卽兼保衡之號不待太甲始改而于此經則總言太甲繼湯合兩時則有以爲一是其故與鄭相抵牾也疏乃曲附之引彼僞書證此僞傳豈知經傳本出一手皆非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鄭曰上帝太微中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

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史記二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馬曰格至

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

傳曰太戊太甲之孫伊陟臣扈率伊

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疏曰

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子咸父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夏社序云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按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案曰鄭云上帝太微中所統者何休注宣三季公羊傳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故鄭注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上帝太微之帝也彼疏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卽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放此然則此云太微中所統者是指太微所統之五帝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高誘注云太一天神馬注堯典

亦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者易乾鑿度有太一九宮法鄭注云太一北辰之神則太一卽北辰耀魄寶亦卽天皇大帝在北極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一六天雖六而實一也此經上文伊尹聖人言格于皇天故鄭以爲北極大帝伊陟臣扈功德不及伊尹故但格上帝而鄭以太微所統五帝言之也馬云道至上帝謂奉天時者太微五帝迭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養秋收冬藏奉天時者順其氣以出政令若月令所紀是也疏以臣扈不得至太戊仍在者太戊爲湯元孫爲世則五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及沃丁小甲雖已等則湯至太戊除太丁未爲君凡九君矣史記于三代止表其世未詳其季晉有竹書紀季紀湯爲天子至太戊元季凡八十四季竹書出于東晉託言汲郡人不準發魏安釐王家所得其事怪誕不足信但季數雖不可攷而臣扈至太戊歷九君壽必百餘歲百餘歲人上世常有不足多怪疏謂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皆非也傳以又爲治者說文雙部文又與雙同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傳云咎單巫咸寔守王家所謂又王家也

又案曰俗儒以天帝爲一輒毀鄭氏以古訓考之皆非也鄭注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注以蒼璧禮天云云已見上節案一條內賈公彥疏之云已下有五天明此禮天是冬至祭圜丘者又注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云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賈氏疏之云下文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此三條爲一說卽此經皇天爲北極大帝也注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云五帝靈威仰云云又注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云已見上文又注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注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雜記可以有事于上帝注同注詩商頌長發帝立子生商云帝黑帝也注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云上帝五帝也典瑞旅上帝及秋官職金旅上帝注竝同此九條又爲一說卽此經上帝爲太微中所統也注月令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帝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上帝太微五帝此條則合而言之蓋鄭氏之意以皇天與上帝不同冬至所祀于圜丘以帝嚳配者皇天也正月所祀于南郊以后

稷配者上帝也記曰啓蟄而郊則郊以夏正明矣周易乾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也俗儒以為圓丘即南郊無二時無二地無二配于是以啓蟄之郊專為祈穀非也鄭說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一條似有可疑然疏家

以長日為建寅之月非冬至又何疑哉諸文有兼稱者有單稱者或相糝葛蓋皇天得兼稱上帝上帝不得兼稱皇天故耳賈公彥云春秋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文耀鉤云春靈威仰云云又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按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按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皇天上帝又各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于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璠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曰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其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自王肅始以六

天為鄭氏罪案趙匡因之宋元以來諸儒羣起而榮之若與鄭氏有怨讐然者合郊止而為一混天帝而不分憑空架虛謬妄相襲獨不思周禮言祀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帝之有六經典固有明據五帝分主四時故馬融以格上帝為奉天時而皇天則北極最尊者也其各為之名字亦皆古訓相傳非鄭私造何怪之有乃或以為天即理或以為天猶性帝猶心或

以為偏覆曰天主宰曰帝皆浮游不根豈足為典要惟趙訪述其師黃澤之言獨宗鄭說學者宜深思之鄭說于古有可徵于理本不悖耳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傳曰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疏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孫也說命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乃求傳說

案曰竹書紀年言武丁元季命卿士甘般三季夢求傳說得之漢書古今人表甘盤與傳說並列此言甘盤不言傳說蓋偶不及之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季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王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傳曰言伊尹至甘盤六

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季所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案曰王以率為循釋詁文祭法說虞夏殷周四代禘郊祖宗之法鄭注以四

者皆為升祖配天之祭禘謂祭昊天于闕丘也郊謂祭上帝于南郊也祖宗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經典所言配天之祭惟此最備然則此經上文既言格于皇天又言格于上帝此云殷禮陟配天遂合明堂祖宗之祭而併言之蓋謂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也傳以純為大釋詁文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釋文曰屏賓領反辟必亦反

王曰王人猶君人也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尚書疏傳曰自湯至武丁其

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王猶秉德憂臣况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

舉用治其君事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是信之

案曰傳取王義

公曰君爽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鄭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尚書疏王曰殷君臣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

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尚書疏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之加以威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之以為法

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疏曰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言不及臣王肅以為兼言君臣鄭注以為專言臣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專言臣事者君爽臣也告君爽宜言臣事且承上文成湯等五君皆賴賢臣以致治故鄭以為專言臣事也王孔非也

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

有夏案曰禮記緇衣引君爽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為今文尚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禮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古文為割田古文作申觀古文為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為寧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尚書也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于義理

傳曰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于其身謂勤德以受命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案曰緇衣注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

謂命之使王天下也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割同訓故鄭以割為蓋傳云制非

也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釋文曰虢寡白反徐公伯反閔音宏天於表反

徐於驕反散素但反顛丁由反又音田南宮括上活反南宮馬本作南君

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

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以自比焉

尚書疏○詩十六之二卷大雅經疏

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疏曰僖五季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

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弟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泰南宮皆氏

天宜生顛括皆名

案曰鄭引詩傳說云云者大雅經詩卒章云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

有奔走子曰有禦侮則鄭所引傳是經篇傳也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

道前後曰先後論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

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于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

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云呂望太師云云者大明詩云維師尚父毛傳云

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是呂望為太師故周

公不敢以自比也此經所舉五人而國語卷十晉語稱文王在傳弗勤處師

弗煩敬友二虢其即位也咨于二虢度于閔天謀于南宮此所舉止三人墨

子卷二尚賢上篇云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置網之中授之政劉向說苑卷一

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此所舉止二人墨子卷

五非攻下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則又止舉一人皆文有詳

略爾非有所去取也若古今人表以泰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列第二格虢

中虢叔列第三格但晉語既言文王敬友二虢而白虎通卷上辟雍篇且謂

周公師虢叔則虢叔不劣于四人甚明人表任意高下不可信也傳以虢叔

為虢國叔字文王弟疏又引左傳證之者韋昭注國語云二虢文王弟虢仲

虢叔也僖五季傳杜預注則以二虢為文王同母弟攷漢地理志右扶風有

虢縣此鹵虢也河南郡滎陽縣應劭注云故虢國今虢亭是此東虢也僖五

季疏引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鹵虢虢公是也國語卷十六鄭

語史伯對鄭桓公韋昭注與賈逵說同隱元季鄭莊公言制虢叔歿焉此虢

叔韋謂是號仲之後世子孫為鄭桓公所滅者故云歿焉非此經之號叔此

經號叔自是封鹵號其後為晉獻公所滅者也公羊以號為郭假借字隸釋卷九北軍中侯部仲奇碑云其先周之冒緒虞部建國

享土受昨政衰道失晉克其邢又卷十司隸從事部宛碑云其先出自郟叔是有懿德文武諸為郟即號也號有二此經惟言叔者王保庸堂集古錄卷上周文王命滿鼎銘云惟三季四月庚午王在豐王呼號叔召癘彼國語謂文王即位咨二號是初即位此三季在豐是受命稱王之三季詩文王受命作邑于豐是也詩文王在位共五十一季自虞內質成改稱元季凡七季而蒙然則初時二號並列晚季惟叔用事故此經惟言叔也傳又

以闕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定六季公羊傳仲孫何忌曷為謂之

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譏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

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奔殺其君即位後改為熊君是為二名謹案文武賢臣

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攷古圖說以太初歷推為武王器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此皆與偽傳合但大戴禮記卷七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然則散宜乃氏傳云散氏非也五人名氏雖散見羣書然在文王時事蹟亦罕傳惟文王被拘羑里散宜生求珍物獻紂得免此事最著見淮南子卷十一道應訓而殷周本紀謂闕天之徒共為之後漢書卷六十四延篤傳亦云文王羑里闕散懷金李賢注引帝王紀云散宜生南宮括闕天學

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好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立生令求諸物與紂皆所傳聞異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

時昭文王釋文曰蔑徐以結反

鄭曰蔑小也尚書疏傳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

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于國人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

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

案曰鄭以蔑德為小者易升象云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小即精微也逸周書卷八祭公解穆王言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云言已追學文武之微

德是也中庸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閒居論三無此以無言道也說文引古文奇字曰无通于元則无元同義蔑者无也蔑德體元之德也韓詩外傳曰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慎子曰夫德清微而不見禮器云禮有以少為貴者德產之致也精微天下之物無可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

乎故君子慎其獨也文王蔑德即此也

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釋文曰見賢遍反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勗聞音問或如字

馬曰勗勉也

釋傳曰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

受有殷之王命

也
案曰馬云勗勉者釋詁文云冒聞者說文卯部云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漢書言治田有陳根脈發土長冒穰之語是冒有上進義故云冒聞傳云覆冒非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鄭曰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歿者餘四人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三卷

傳曰文王沒武王

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歿故曰四人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疏曰號叔文王弟其季長故先歿

案曰鄭言五人中有一人歿不言誰歿傳以號叔實之者說苑卷十三權謀

篇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隈大風折旆散宜生曰此妖與武王曰天落兵也周本紀武王克商散宜生太顛闕天皆執劔衛武王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命闕天封比干墓又逸周書卷四克殷解言武王克商泰顛等事與史記略

同乃史記之所本惟南宮括作南宮忽殆卽一人又墨子卷二尚賢下篇云武王有闕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然則四人皆在獨少一號叔馬融說武王亂臣十人有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括亦無號叔鄭注與馬同故傳云號叔先歿孔叢子卷上記義篇云號叔闕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察此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歿四人者爲之服孔叢子與孔傳固係一手僞書而此說則近是也隸釋卷十二先生郭輔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采食于號至于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時爲晉所并又銘云寔惟先生號仲之裔攷晉滅者尚號乃號叔後而此以爲號仲且武王時號叔已前歿安得號仲反在而封之皆非也傳又以劉爲殺說文金部文劉古作鏹揚雄方言卷一云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是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傳曰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案曰傳以冒爲布冒攷說文卷四上目部云眊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

武王惟眊亾保切說文所引乃孔壁真古文爲可信彼文旣訓爲低目視是

謂武王尊禮賢臣不敢高視禮記曲禮論臣視天子于面則敖則天子視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季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譏之武王恭以禮臣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傳曰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于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爽其共濟渡成王同于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疏曰詩泳之游之左傳聞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

收罔昂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釋文曰造才老反一音七到反鳴鳥不或作鳴鳳者非

鄭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

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三國魏志十一卷管

寧傳馬曰鳴鳥謂鳳皇也

釋文曰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

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况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疏曰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鄭云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後成王卽位初時已鳳皇至矣復言此者恐不復然故戒之

案曰鄭以耆爲老者說文老部云耆老人面凍梨若垢从老省句聲造爲成且引詩證之者是大雅思齋文彼箋云子弟皆有所造成故以證此造爲成也又云鳴鳥謂鳳也者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論語鳳鳥不至孔安國注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說文卷四上鳥部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麤後蛇頸魚尾鸛頸鴛思龍文龜背燕頰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古文鳳象形作翮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國語卷一周語上周之興也鸞鸞鳴于岐山韋昭曰三君云鸞鸞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三君者賈逵虞翻唐固也後漢書卷三十六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鸞鸞在岐李賢注亦云鸞鸞鳳別名也然則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冲人卽政故恐其不復聞也疏引卷阿詩卽是三君所引攷公劉河酌卷阿三詩序皆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公

劉箋云周公反政成王將蒞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王不留意治民故作詩美公劉以戒之此與君奭序合然則君奭與公劉同時作也其下又隔泐酌然後繼以卷阿箋云因時鳳至故以喻焉是鳳至在成王卽政後甚久上距作君奭時多季矣周公作書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獲此祥故召公作詩述之適相符應彼國語言鳴于岐山自是文王時三君乃以卷阿所云當之其說固謬此經疏又以卷阿爲成王初卽位作其時已有鳳至今周公慮鳳不再至故又言此亦與鄭不合皆非也馬云鳳皇者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傳曰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于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曰召公不悅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

尚書疏。時淵增修。東萊書說二十六卷。

傳曰告君汝謀寬

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案曰鄭以猷爲謀者釋詁文裕爲寬者說文卷八上衣部裕訓饒饒則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

德丕承無疆之恤

釋文曰亶丁但反。

傳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于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

祖大承無窮之憂

案曰傳以極爲中毛詩思文傳鄭注周禮天官義也亶誠釋詁文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大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釋文曰戡音堪。

傳曰告以誠信呼而名之敕使能敬以我言視于殷喪凶大否言不可不戒

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

文武之道而行之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

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

于此道大且是

案曰傳以襄為因者釋詁儀因也費誓寇攘鄭云因其凶失曰攘博士讀曰襄是也二人為文武者小雅小宛云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傳先人文武也彼疏云文王武王創業今將凶故從夕至明發不能寐寐所思惟文武二人是也傳以弗戡為不勝者弗堪堪也反言以明之古人語也以堪為勝者列子卷四仲尼篇云公儀伯曰臣力能堪秋蟬之翼殷敬順釋文云堪猶勝也是也以戡伐之戡為堪勝之堪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沈漬殷紂于泗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彼以堪代戡此以戡代堪也

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傳曰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川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釋文曰俾必可反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三國魏志一卷武帝紀注

傳

曰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

循化而使之

案曰鄭云率循俾使竝釋詁文皋陶謨云至于海隅蒼生此云不冒海隅日出虞周聖人竝都鹵北以東南為遠故云然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傳曰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于天道加于民疏曰顧氏云我亦日用勉勸躬行于天道加益于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尚書疏傳曰

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案曰鄭云剴切之者小雅雨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是也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季滅之自此

而來歸

詩八之一卷幽風說疏
劉三吾書傳會選五卷

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季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

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疏曰洛誥歸政之事多士次之是歸政

明季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季之事故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王政

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茲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

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明二者為一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

明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鼎銘云即宮于宗周彼宗周謂洛邑知

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誓至洛邑還歸鹵都鎬京是王常居知

至于宗周至鎬京也

案曰鄭云奄在淮夷旁者說已詳多士云周公居攝時亦叛者金縢序云三
監及淮夷叛鄭彼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
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
叛是不言奄叛而此言奄亦叛者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
曰武王既歿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又詩破斧
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是奄與管蔡武庚俱叛者
也云王與周公征之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者詩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季
而歸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季踐奄故云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也傳以宗周
爲鎬京者詩正月云赫赫宗周毛傳云宗周鎬京也又雨無正云周宗既滅
鄭箋亦云周宗鎬京也疏引祭統云云者周既東遷無復鹵都故名東都王
城爲宗周其在鹵都時不得以東都爲宗周故知宗周是鎬京也蓋成王是
時常居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是也鎬去豐二十五里然則至鎬誥庶邦後
仍歸豐矣

又案曰此篇爲滅奄歸誥庶邦則是周公居攝三季所作當在大誥之後康
誥之前而編于君奭之後則周公復辟成王卽政已久殊不可解且此云王
來自奄至于宗周而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卽謂此來自奄也是多方在多士
之前甚明而反居此何也攷此篇之上有凶書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之序此
篇之下次以周官成王政序鄭注云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
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是鄭意以爲篇第倒亂也成王政將蒲姑與多方是相
連之事鄭于成王政云則將蒲姑多方亦亂其第可知周禮卷九地官敘
官師氏保氏疏引鄭志趙商問云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季時此言雖出
趙商商旣援以問鄭必是鄭義然則周官亦當遷于康誥之前而多方等篇
益可知矣古書出于屋壁安得無誤卽如蔡仲之命及費誓厠穆王書中其
次有不可曉者鄭闕疑不論蓋其慎也作僞傳者明知篇次不合但故欲與
鄭抵牾不肯從篇第錯亂之說乃糊說云周公歸政明季淮夷奄又叛其意
謂大誥是初叛此多方與成王政等爲再叛兩時兩事又羣合費誓以與此
爲一疏曲附之又據下文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僞傳及疏
以爲伐紂爲一攝政之初三監及淮夷叛爲再成王卽政又叛爲三今攷之

周公東征只有一次未聞再舉至再至三特據大判言之不必定有三事以實之也至于費誓則有淮夷徐戎無奄大誥有淮夷奄無徐戎所伐之國不同其不可合一也周公伐三監淮夷在攝政三季封伯禽則在歸政之季費誓之作則在伯禽之國之後上距攝政三季相隔甚久伐之時不同其不可合一也魯世家于敘費誓事內誤牽涉管蔡此其謬不待言偽孔固已知其謬矣但費誓與大誥非一事偽孔知之與成王政等亦非一事成王政等亦有淮夷奄無徐戎孔不知竟欲強合爲一是不可合者合之也大誥序三監淮夷叛云云與成王政序東伐淮夷踐奄多方序歸自奄云云實相連比偽孔強分初叛再叛是不可分者分之也總因拘于篇次欲與鄭立異憑空造出再叛再征強借費誓作證耳禮記曾子問篇子夏問三季之喪金革之事無辟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彼注云伯禽周公子封于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作費誓彼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父在當爲母期但此期喪各是期不得謂之非三季故父再期乃娶達于志也豈可十五日而禫竟夷于旁期乎雖則如此究不得謂伯禽作此誓時周公尚在卽是周公再東征也魯自出兵與周何涉觀魯頌泮水僖公又征淮夷豈亦出成王周公乎鄭謂篇倒當從之偽孔非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王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尚書傳曰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爾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也

案曰王注云云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偽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偽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放肅注爲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之事一無足據其稍似足據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卽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還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詞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其實不足疑也尹傳以爲正釋言文降命疑謂下令卽指作誥也未見有誅殺義偽孔必以君爲民命降爾命爲

誅汝君王肅于多士已作此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為苟
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為誅其君足徵偽傳之出于肅也又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不可云不用我下誅汝君因言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
下誅汝君如其解則經當云乃有不用我命我乃降爾命矣豈復成文理乎
且下句言大罰極之傳又不得不解乃既言天下誅汝君又即云乃其大罰
誅之是誅而又誅也豈有此理乎此皆王肅妄解而偽孔從之者因鄭注已
凶姑存偽傳無駁聊此見例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
大淫昏

傳曰天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于夏以謹
告之謂災異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于民乃大為過昏之
行

案曰云夏桀誕逸淫昏者大戴禮記卷十一少間篇云禹崩十七世乃有末
孫桀淫佚于樂德昏政亂宣三季左傳云桀有昏德是也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釋文曰迪徒歷反馬本作攸麗力馳反

馬曰攸所也迪作攸釋文傳曰不能終日勸于天之道桀之惡乃汝所聞其謀天之

命不能開于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乃天下罰于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案曰馬云攸所也者釋言文經兩云不克開又云開厥顧天逸周書卷二程

典解云慎德德開開乃無患孔晁注云開通言德合也又有九開文開保開

皆凶又有大開小開是開本周人語也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疏曰鄭王皆以甲為狎

鄭曰習為鳥獸之行于內為淫亂尚書疏王曰狎習災異于內外為禍亂尚書疏傳曰

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于二亂之內不能善奉于人眾無大惟進恭德而

大舒情于治民

案曰鄭王皆以甲為狎訓為習者詩芄蘭云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箋云狎

習徐邈音胡甲反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為狎

其說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兼此甲字據釋文韓詩本作狎古文省少以甲

為狎既有狎音即從狎義非假借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斥以為非何也又釋詁云狎習也釋言云甲狎也郭璞曰謂習狎說文犬部云狎犬可習也是也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二云命古文尚書甲然則甲狎同也鄭又以内亂為鳥獸之行者夏官大司馬邦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詩齊風序襄公鳥獸之行是也呂覽言桀聽于末嬉是其淫亂也傳以靈為善者詩定之方中鄭箋同旅為眾者釋詁文舒為惰者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厥咎舒是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剗割夏邑

釋文曰憤敕二反剗魚器反

臣傳曰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于是桀日尊敬其能剗割夏邑者謂殘賊

案曰傳以叨憤為貪叨忿憤者說文卷五下食部饗貪也重文作叨又卷十二上至部璽忿戾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璽璽讀若摯是也傳又云桀尊敬其剗割夏邑殘賊臣者史記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韓非子卷十七說疑篇云桀

有侯侈亾國之臣也墨子卷一所染篇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呂氏春秋卷二仲春紀當染篇云夏桀染于羊辛歧踵戎高誘注云羊辛歧踵戎桀之邪臣又卷十五慎大篇云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漢書卷二十古今人表序云桀龍逢欲與為善則誅干莘與為惡則行是為下愚師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又表于莘推侈俱在第八格此皆所謂殘賊臣立政云桀惟任暴德是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釋文曰畀必二反

傳曰天惟是桀惡故夏求民主代之大下明美命于成湯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桀之所謂恭人眾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已者桀之眾士乃相與惟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為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
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
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釋文曰要一逞反又一妙反殄字通及辟必亦反

王曰湯以大道代夏為民主尚書疏傳曰湯能用汝眾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
民主慎其施政于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自湯至帝乙
皆能成其王道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要察囚情絕戮眾罪亦
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
汝眾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案曰王以簡為大釋詁文要囚詳康誥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
大淫圖天之命爾有辭

傳曰嘆而順其事以告汝眾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甲
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在
在天下故見誅滅

案曰爾有辭詳多士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聞之釋文曰聞問爾之間

傳曰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也以禍之使天下有國
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案曰傳以問為代釋詁文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釋文曰蠲吉立反一音圭烝絕句之承反

馬曰蠲明也烝升也釋文傳曰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
惟下其喪也謂誅滅

案曰馬云蠲明烝升傳云絜進者詩天保吉蠲為饅傳云蠲絜也烝進釋詁

文絜則明進則升義亦通也釋文云蠲一音圭者彼天保釋文亦云蠲舊音
圭呂覽曰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曰蠲讀為圭蓋三家詩本作吉圭惟饅故高
讀从之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潔也是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傳曰聖人無念于善則為狂人狂人能念于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

以不念善故滅也

案曰徐榘中論卷上法象篇云隨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云云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于聖故徐榘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卷六刺奢篇言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亂敗厥德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案曰服紂作夏

鄭曰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季欲使復傳子孫五季者文王受命八季至十三季是須暇五季之事也

詩十六之四卷大雅皇矣疏又十九之三卷周頌武疏

傳曰天以

湯故五季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季還師二季疏曰紂未死五季前已合喪滅天以湯聖人故五季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五季者從武王初立之季數至伐紂為五季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其季武王嗣立服喪三季未得征伐十一季

服闋乃觀兵于孟津十三季方始殺紂從九季至十三季是五季也

案曰鄭云夏之言暇者揚雄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暇無逸日中吳不暇食隸釋卷一載成陽靈臺碑云日穰不夏尚書大傳夏之言假也古假借字止作段暇从日段聲故暇亦作夏也鄭又以須為待者說文卷十下立部云須待也釋詁同卷九上須部則云面毛也此本須鬢之須今借為須待之須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須古文尚書作𦘒是也天覬紂能改云云者大雅皇矣云上帝耆之箋云耆老也天須暇殷國養之至老頌武云耆定爾功箋云武王季老乃定女此功不汲汲誅紂須暇五季皇矣疏又引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文王不伐紂亦是須之也云文王受命云云者鄭以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八季為武王即位之季不改元承文王之季數之故解五季從八季數起至十三季正月為而五季偽孔則以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即從九季數起則其起數不在九季之初而在其終矣則數至十三季之正月才跨五季耳實未而四季如何云須夏五季偽孔非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玉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鄭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中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詩譜序疏傳曰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

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于眾以仁政得人心能堪用德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

案曰鄭云顧由視念者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眷鹵顧此維與宅箋云眷然運視鹵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是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釋文曰夾音協案曰夾協徐

音見顏師古匡謬正俗二卷

王曰四國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尚書疏約正義傳曰我曷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

奄之君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于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案曰王以四國為四方傳云管蔡商奄者破斧詩傳義也白虎通卷上諫諍篇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兄弟相為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觀大誥多方不數管蔡之惡白虎通說是也傳又以介為大釋詁及小雅小明傳文云畋爾田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畋平田也从支田即引周書此文為證待李切齊風甫田云無田甫田疏云猶多方云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遺語也是也傳以熙為廣者襄二十九季傳廣哉熙熙乎是熙有廣義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釋文曰要一遙反殛訖力反本又作極

傳曰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汝如是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弛屢不靜之事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疏曰教告戰要囚總言戰事但下有至于再三明此指伐紂也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案曰只有三監武庚及淮夷奄同叛一事無再叛事至再至三不過言其弛屢不靜耳不必泥也傳疏皆非是辨見上傳以速為召者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速賓鄭注速召也是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傳曰王嘆而以道告汝眾方與眾多士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

釋文曰臬魚列反馬作剝

殷眾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季無過則是還本土于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大小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汝庶幾不自忌入于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疏曰有方多士謂于時所有四方諸侯也與殷多士謂遷于成周頑民之眾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眾正官之人穆穆釋訓云敬也

案曰傳意以五祀為虛設之言謂若能五季相安則可以復還本土矣翫下節王注則此乃王義也愚謂此特王肅臆見經無此意若果如此適所以擾亂殷民非所以安集之也蓋遷眾殷民其親族昏姻相從俱遷無所復戀于故土且成周非荒遠之區又非磽薄不毛之地五季之後則又土著重遷矣誰復懷故土乎若欲遷之是非復也是再遷也彼頑民其能聽從乎然則五祀不可強解姑闕其疑胥伯伏生作胥賦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

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此解與傳疏絕異蓋以賦為則壤成賦之賦然其義不可詳矣忌說文作碁卷三上言部云碁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爾尚不碁于凶德渠記切今偽孔作忌是以訓詁字代經文也

克闔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釋文曰

王曰其無成雖五季亦不得反也尚書疏傳曰汝能使我闔具于汝邑而以汝所

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

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釋文曰頗破多反探吐南反

傳曰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于汝祚矣爾乃為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眾方取天之威

案曰傳以探為取釋詁文

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

鄭曰分離奪汝土也尚書疏傳曰將遠徙之

案曰鄭云云者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逃遠也將遷之于遠是欲奪其土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傳曰我不多誥汝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無怨我疏曰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也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釋文曰任而鴉反準之允反綴徐之衛反又之劣反賁音奔鮮息淺反

王曰于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

休茲此五官美哉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五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五卷

傳曰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

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又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

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

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嘆此五者知憂得其人者少疏曰王之大事在任賢成

王初卽政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順古道

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

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

所長事謂三公常所委任謂六卿平法之人謂獄官綴衣之人掌衣服者虎
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嘆
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三公臣
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
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官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
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爲士師也衣服必連綴
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
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此掌衣服者當是太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
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近臣宜得其人

案曰王云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又以拜手稽首爲贊羣臣者王意以成戒
于王卽羣臣之言言未終周公遽承其言而進戒故言休茲云云也傳以拜
手稽首爲周公自拜自言非贊羣臣成戒亦周公言與王肅異今說經文自
休茲至下又我受民雖俱係周公言而其下總以予旦受人微言則是周公
授意羣臣倡率同進陳戒又若使其言本出羣臣已受之而轉述于王者蓋

一人言之不如衆人言之爲可聽故爲此以求深感動之王肅說是傳非也
傳多出王肅偶或立異欲以掩其迹也常伯以下五官據傳疏云云姑從之
可也但文選劉越石荅盧湛詩注引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又藉田賦注
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然則常伯卽漢侍中
漢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臣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
子故曰侍中與僞孔三公之說絕異此官漢魏以下或用士人或用宦官古
文苑卷十六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箴中
備引籍孺閔孺鄧通石顯宏恭董賢爲戒據此則并常任亦爲侍中之職說
文卷三下支部云彼迤也从支白聲周書曰常伯常任博陌切迤爲迤迤之
義正與經左右合蔡邕石經同疑以爲侍中者是也隸釋卷十七吉成侯州
輔碑云處乎左右常伯之職輔亦宦官也傳三公六卿之說未見所據而以
爲侍中其證甚多但鄭注以未敢定至古文苑卷十六又載崔瑗北軍中候
箴云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闕然奮震贅衣近侍常伯之人此則因
中候監五營諸校尉而校尉舊有虎賁故附會云然不可據也準傳云平法

蔡邕作辟豈以爾雅辟訓法故與抑字相似而誤與古文苑卷十四又載揚雄雍州牧箴云牧臣司雍敢告贅衣與崔瑗皆以綴為贅古通也鮮當作豈說文卷二下是部豈是少也从是少賈侍中說酥典切俗通作鮮非也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釋文曰顛音預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下孟反

王曰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尚書傳曰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

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其尊事上天九德皋陶所謀禹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乃敢告教其君

案曰王以廸為道釋詁文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

案曰蔡邕石經誤民上有亂字未詳

鄭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尚書傳曰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

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

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疏曰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上歷言五官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云殷州牧曰伯虞夏周曰牧與孔不同凡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其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于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

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者鄭以上文常伯常任為三公六卿公卿皆掌事者則宅乃事即常伯常任也宅乃準即準人也此皆京朝官若牧則不得在京故以為州牧且虞夏稱牧此正指說夏事又可推而知也傳以三宅為五宅三居解者此經九德傳既依皋謨三宅遂并據堯典蓋全篇用人用刑兩義竝重故以宅人為舉賢三宅為去凶兩宅字同文異解亦所常有鄭注既不全姑從傳可也其三宅鄭以為若夷鎮蕃傳以為四裔等鄭是也已詳堯典

桀德惟乃弗作徃任是惟暴德罔後

傳曰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徃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

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釋文曰釐力之反
耿工迥反徐工顛
反又工承
反下同

傳曰成湯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疏曰皋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為九爾故知三俊即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

案曰傳以洪範三德當此三俊者詩羔裘三英粲兮毛傳三英三德也鄭箋以為剛克柔克正直英俊同是才德兼人之名故亦以三俊為三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腎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釋文曰腎眉謹反
徐亡巾反一音閱

馬曰受德受所為德也傳曰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

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竝為威虐乃惟眾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疏曰受德紂字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爾釋詁云昏強也腎即昏也故訓為強

案曰馬云受德受所為德者牧誓云今商王受受即紂上言桀德則此受德

受所為德也偽傳云受德紂字此本鄭鹵伯戡黎序注而此經之注則未有見然鄭于此經必不以受德為紂字也蓋偽孔好與鄭違異鄭苟與馬同傳必別為解鄭苟與馬異傳必違鄭而從馬未有舍馬從鄭者且序分散各寇篇首起于偽孔其始本為一篇謙而聚于正經之下見偽孔尚書序篇末疏若此節受德鄭注果以為紂字則其說應先見于此何以反在鹵伯戡黎序下邪知鄭注亦與馬同解作受所為德也啓傳以為強說文卷十下部云恣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恣讀若旻武巾切恣啓蓋古今字釋詁昏啓竝強也疏乃輾轉解之一若釋詁于強也之上但有昏而無啓者非也

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釋文曰侔音耕反徐敷耕反又南耕反

王曰敬罰者謂須暇五年尚書疏傳曰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

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疏曰釋言云弁同也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

同也

案曰王以欽罰為須暇者欽訓敬有慎重意多方云天惟五季須夏之子孫謂武王即位五季而後伐紂是天意須暇紂故使武王遲至五季即此欽罰

意也甸治毛詩小雅信南山大雅韓奕傳義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案曰說文卷十上火

部云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之若切攷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卓文君之卓猶酌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文尚書灼作焯是也後隸釋云蔡邕石經作會上文曰三有俊石經闕故于此言之據說文引作俊則石經非也

傳曰文武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釋文曰趣七口反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王曰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尚書疏傳曰文

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三事趣馬掌馬之官虎賁綴衣趣馬三者雖小官長必擇人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

吏亦皆擇人小臣猶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榦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大史下太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

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

武之初以爲法疏曰任人前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惟舉內外要官言之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皆據內外要官言之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通包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卽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楨榦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

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皆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時遠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卽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三卿者彼傳云指誓戰者也

案曰王云文王所以立政者王業成于文王故專舉之上文竝稱武王則此當兼文武也又云任人常任云云者上文宅乃事爲常任卽六卿宅乃牧爲州長宅乃準爲平法者則此正宜分配孔傳本之王注也司徒等三卿卽在任人數中而又別言之者疑卽三公也此節略舉文武時官制其後作周禮

因而損益之或仍其職而改其名故多不同惟虎賁趣馬皆屬夏官太史屬春官餘俱無明文鄭注已云無可依據偽傳行來已久今不得已宜且仍之可也

夷微盧烝

傳曰蠻夷微盧之眾帥疏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等諸夷也烝訓眾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下文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眾帥

案曰傳以烝為眾帥疏并以帥為即下文之尹釋詁云烝君也毛詩大雅文王有聲云文王烝哉傳亦云烝君也然則烝指夷微盧之君長傳疏非也

三亳阪尹釋文曰阪音反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

泉南轅轅崗降谷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又十九卷○蔡沈書集傳三卷○陳經尚書詳解十八卷○吳澄書纂言三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五卷○陳師凱書傳旁通三卷○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元鳥疏○無名氏逸齋詩補傳二十九卷○玉海十六卷地理門○又再見○通鑑地理通釋四卷○周書王會解傳曰亳人之歸文王者

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疏曰亳是湯舊都亳人歸文王經傳

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歸文王者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爾亳歸是武王時也阪地尹長傳言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指何處也鄭元以三亳阪尹共為一事云舊都分為三其長居險皇甫謐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孰為南亳偃師為南亳古書云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

案曰鄭以三亳為湯舊都之民分三邑者帝告釐沃序云湯始居亳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是亳為湯舊都也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殷湯所都與鄭合也此經指說文王時事而言三亳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偃師距鎬京不甚遠當是其民皆已來歸分為三邑也又言東成皋云云者成皋縣即虎牢轅轅關在緱氏縣二縣漢志及司馬彪續漢志並屬河南惟降谷不知所在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縣有函谷關志又稱宏農郡宏農亦有函谷關者以山谷深邃介連兩地故分載之耳意者穀城之函谷即降谷降古讀若洪聲轉而相亂與然則成皋轅轅降谷與偃師皆附近故鄭以為三亳亳北近大河就東南南三面推求其地雖無明文云蓋以疑之要必驗實

而知也成皋等皆山險故云其長居險也此漢學也疏引皇甫謐以偃師爲
鹵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
卽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
所都此蓋彪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鹵北有薄城
中有湯冢皆言之鑿鑿于是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卽位都南亳後徙鹵
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亳歐陽忞輿地廣
記云南京應天府隋唐爲宋州有穀熟縣卽商之南亳湯所都也諸說皆本
之皇甫謐謐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
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鹵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釐沃
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丘後遷于亳當五遷之二
隋唐之宋州宋之應天府卽今河南歸德府水經注汴水東經大蒙城北大
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
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謐說似
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曾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

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謐因經云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
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
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旣名三亳宜遠
近相等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卽
如其說只有東鹵二亳耳奈何于數十里中強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
也商丘平衍與成皋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仍當以
鄭爲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
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案曰惟克厥宅心蔡
邕石經作維厥宅心

傳曰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
王無所兼知于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
勞于求才逸于任賢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
于此委任賢能而已

案曰傳以以爲用說文卷十四下 部文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不丕基

釋文曰救

案曰此蔡邕石經作茲以義
同通用其基之省也

傳曰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循惟謀
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咸受此大大基業傳之子孫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語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又我受民

釋文曰傳必爾反下同相如字馬息亮
反下勸相同間問則之間語戶惟反

傳曰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
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眾獄眾慎之事如是則勿有
以代之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
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疏曰政事相對政大事小故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
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總諸臣也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
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言是一物也釋訓云美士為彥故彥

為美

案曰王充論衡卷十五明雩篇云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
磨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
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為成
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
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
事無非毋敢變易據此則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鄭讀妄為望言无所
望劉達吳郡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為九一元之中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為災物間至不宜改政
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當从之偽傳出魏晉人擅改古訓非也傳以末為
終義見召誥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
慎惟正是又之

案曰蔡邕石經受作前徽
作微唐開成石經亦作徽

傳曰嘆所受賢聖美言皆以告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

案曰傳以徽為美者小雅角弓傳大雅思齊箋義也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蔡邕作微者論語撰考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然則作微亦通也

釋文曰
釋音亦

王曰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尚書疏傳曰用賢之法能居之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

案曰王以繹為陳釋詁文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

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釋文曰儉息廉反徐上漸反本又作愬勸音邁○案曰蔡邕石經訓下無于字在作哉但作哉則當句絕下厥世不成文義未詳

馬曰儉利佞人也釋文傳曰商周賢聖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不

順于德使其君無顯名在世惟吉士用勉治國家

案曰馬云儉利佞人也者說文卷十下心部儉字注云儉誠也儉利于上佞人也从心僉聲息廉切玉篇卷上第八十七心部同是也據釋文儉本又作

愬愬字亦見說文心部注云疾利口也从心从册息廉切疾利口卽是佞則

二字義同而音又同故得兩通也其下勿以儉人理應與上儉人是一而說

文卷三上言部諛字注云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諛人息廉切訓問則

非此經之義古字多假借意此經古文本借用諛字而義仍作儉利佞人與

傳又以勸為勉者說文卷十三下力部勸字注云勉力也周書曰用勸相我

邦家讀若厲从力萬聲莫話切是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傳曰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疏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

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

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釋文曰詰起一反

馬曰詰實也釋文○案曰注疏采釋文誤作實也从原本改傳曰當治汝戎器兵器威懷竝設以升禹舊迹

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案曰馬云詰實也者說文詰訓問但左傳每言軍實則軍貴實故卽以實訓詰也云陟禹之迹者禹弼成五服至于而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要服以內爲中國分爲九州爲方七千里夏末旣衰幅頓滅殺殷湯承之更置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州各方千里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鄭注云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惟謂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旣衰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鄭必以王制所言爲殷制者以中國方三千里上稽之唐虞及夏初疆域皆不合下考之周禮亦不符故推以爲殷湯承夏之衰而然周公輔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分其五服爲九亦爲方萬里亦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爲九州故曰陟禹之迹也周禮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爲方萬里也又大行人職所說與職方氏同而以蠻服爲要服其下乃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于要服下言九州之外則要服之內爲九州矣鄭注舉陶謨云禹敷土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其弼當男服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其弼當衛服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是周之九服卽禹弼成之五服而分爲九者也傳以耿光爲光明者杜林說耿光也從光聖省聲是也說文曰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考蔡邕石經作鮮光故許氏不從其說外傳曰其光耿于民矣王逸楚辭章句曰耿明也光也鄭注中庸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本訓明故亦可言小然則耿光卽光明杜林傳漆書古文必得

也周禮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爲方萬里也又大行人職所說與職方氏同而以蠻服爲要服其下乃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于要服下言九州之外則要服之內爲九州矣鄭注舉陶謨云禹敷土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其弼當男服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其弼當衛服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是周之九服卽禹弼成之五服而分爲九者也傳以耿光爲光明者杜林說耿光也從光聖省聲是也說文曰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考蔡邕石經作鮮光故許氏不從其說外傳曰其光耿于民矣王逸楚辭章句曰耿明也光也鄭注中庸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本訓明故亦可言小然則耿光卽光明杜林傳漆書古文必得

其實作鮮光者非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傳曰并告太史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
于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
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疏曰成十一年左傳云
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是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
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
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
官人之制故告之

案曰傳以蘇公為武王司寇忿生封蘇國疏引左傳封溫者是劉子單子語
詩小雅何人斯序蘇公刺暴公也傳蘇畿內國名疏云蘇忿生之後蘇國在
溫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等十二邑杜預曰蘇忿生周武王司
寇蘇公也溫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畿內也春秋蘇稱子此云公者子爵
為三公也漢志河內郡溫縣故國已姓蘇忿生所封與傳及杜預合也溫縣
今屬河南懷慶府隸釋卷十二荊州從事苑鎮碑云膺姿管蘇洪延云范史
言律謝皋蘇注以蘇為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然則忿生固所稱
善于刑法者故周公命太史用其法也

顧命

惟四月

不惟

惟四月

惟四月

惟四月

惟四月

惟四月

馬曰不釋疾不解也傳曰成王崩季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

不惟惟疏曰成王崩季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季四月庚

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交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季崩此劉

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與欲同鄭云二十八季傳惟言成王崩季

未知即位幾本崩

案曰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季者自即政之季數至崩季也又云居攝六季為

季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實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季文義乃備也知者

鄭云居攝六季者自即政之季數至崩季也又云居攝六季為季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實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季文義乃備也知者

尚書後案卷二十五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釋文曰懌音亦馬本作不釋案曰懌谷字說文所無當從馬作釋

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季居攝六季為季端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毛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烈文疏。劉恕通鑑外紀三卷

馬曰不釋疾不解也

釋文傳曰成王崩季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

不悅懌疏曰成王崩季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季四月庚

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季崩此劉

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與歆同鄭云二十八季傳惟言成王崩季

未知即位幾季崩

案曰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季者自即位政之季數至崩季也又云居攝六季為

季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季文義乃備也知者

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季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季居攝終于七季

加二十八季故三十季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武王崩成王季十歲三季喪畢季十三將踐阼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三季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季十五即居攝元季五季營成周六季制禮七季致政明季成王即政季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季崩季四十九也。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云成王元季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季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云云命伯禽固是成王即政元季事見洛誥鄭說亦如此。但以爲後三十季乃崩則與鄭不合。伏生大傳云居攝五季營洛邑作召誥七季致政作洛誥歆乃并爲一季事據其季月日以推恐不可信。且如此則營洛之季應開在九月又不合古歷法。鄭既分爲兩季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爲一月二月則所推自當與歆不合。歆又以十五日爲哉生霸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不合尤爲舛謬。然則歆所推洛誥十二月戊辰是晦成王即政元季正月是己巳朔顧命四月是庚戌朔甲子是四月十五日亦即是哉生霸五條皆不確。然歆既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季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季一三十季故鄭具言此明三

十季者連制禮樂之季數也。制禮樂朝諸侯于明堂是爲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季數起一說也。說詳康誥史記三代但爲世表無季表其言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季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季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季月豈虛哉。鄭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是三日歆云十五日固謬。傳云十六日尤非。下文甲子之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攷其何日矣。馬以不釋爲不解者說文二上采部釋解也是也。

甲子王乃洮頰水

釋文曰洮他刀反徐音逃頰音悔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頰虞翻傳裴松之注

馬曰洮洮髮也頰頰面也

釋文傳曰王發大命臨

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頰面。疏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醜。內則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醜頰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洮盥俱用水。

案曰鄭以洮爲濯者鄭注周禮守祧職云古文祧爲濯則古者借濯爲祧字亦或又借濯爲洮字則鄭更作濯者原不改洮之義。鄭注與馬同也。馬云洮洮髮者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洮但云水名沐則云濯髮也。但說文解字義多

不備其實則洮亦濯髮也。頰頰面者，水部又云，沫，洒面也。又重文，灑，古文沫。从頁，今本又加升，則說文無此字。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灑，古文沫。呼妹切。說文卷三上，灑部云，竦手也。从灑，从水，居竦切。今變隸作升，掬水洒面，當用兩手，則加升似亦可通。然究宜以說文爲正也。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云：顧命，洮頰爲濯，以爲灑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誠可怪也。天子頰面謂之灑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若鄭果以爲灑衣成事，則經實無此意，誠宜爲翻所駁。但翻言有不可信，如柳谷鄭注云：五色聚爲柳，日入時具五色，故曰柳谷。又鄭注周禮，縫人引書曰：分命和仲度鹵，曰柳谷。乃翻謂鄭作昧谷，誣也。鄭解分，八三苗云：分析流之，鄭亦以八爲古別字，故言分析。分析卽分別也。翻以爲鄭讀爲北，亦誣也。至其駁鄭之以同爲酒，格者，辨說詳後，亦非也。據此諸條，則翻言何一可信。此條鄭注，但云洮濯，無灑衣之語，爲翻所誣，故特辨之。

相被冕服憑玉几

釋文曰：被皮義反，徐扶僞反，憑皮冰以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皮冰反。案曰：說文卷十四上，几部云：凭，依几也。从几，从任，周書凭玉几，讀若馮，以冰切。今俗作馮，又加

心非也。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傳曰：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疏曰：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元冕，知不然者，發大命不應惟服元冕。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旣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

案曰：鄭以相爲正王服位之臣者，以其以冕服加王身，知是正王服位之臣。又云：謂太僕者，周禮夏官太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又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卜當爲僕。僕人師卽太僕也。是太僕又扶君疾者，故知此相爲太僕也。云冕元冕者，周禮司服職：冕服有六元冕，爲下皆祭服也。眡朝則皮弁服，弁卑于冕，眡朝輕于祭祀，故皮弁也。而儀禮覲禮云：天子衮冕者，以受諸侯朝覲。在廟中故服冕服之尊者，此時傳顧命蓋在路門內之內朝，不于廟中，特以傳重大事，加于尋常眡朝一等，則被冕服自是元冕也。徐榘中論卷上法象篇云：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是說此經之義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釋文曰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案曰班

氏古今人表形作師虎作龍

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芮伯入為宗伯畢公入為司馬

毛詩三之二下卷衛風淇奥序疏。又十八之

二卷大雅桑柔疏

王曰彤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師凱書傳笏通六卷上。陳櫟書傳纂疏六卷。

劉恕通鑑外紀三卷

傳曰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

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

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

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疏曰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

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

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為卿也天子三

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

召公領之畢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季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

禮次第為六卿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

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于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

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

案曰鄭云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者六卿分職法天地四時自虞夏至周皆

同此將傳顧命而所召六人自是六卿召公奭稱太保畢毛稱公自是三公

據伏生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

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

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鄭注君奭序荅趙商問皆謂

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有三人為三公自是以三公兼

六卿者故云公兼官而又云以六卿為正次者三公之次首太師次太傅次

太保今乃以太保居首自是依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

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次不依三公之次且康叔為司寇即此衛侯適居

第五司寇之次故云以六卿為正次也蓋三公官不必備有其人則設無則

闕惟六卿為實職故當坐而論道之時則首太師次太傅太保當居末及作

而行之之時不妨太保居首太師太傅反居其後然則召公奭以冢宰兼太保無疑矣而畢毛二人未知誰為太師誰為太傅也若然太保既是冢宰依次則芮伯是司徒似當如偽傳所說即鄭亦自言以六卿為次而今乃以芮伯入為宗伯則所未詳鄭必別有據也云入者蓋衛是畿外諸侯召芮彤畢毛亦俱是畿內諸侯而今皆為王朝公卿故言入淇與詩序衛武公入相于周國語鄭桓公為周司徒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蓋自古有此制也知召芮彤畢毛皆畿內國者鄭注周禮太宰職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是太保所食及毛畢皆畿內國也召地詳見召誥芮旅巢命序鄭注云在圻內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國也彤諸儒並不詳惟通鑑周紀胡三省注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鄭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州西南有彤城畢杜預云在長安縣鹵北關若據云此名畢原非畢陌之在渭水北者長安今陝西西安府治所衛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說已詳康誥毛亦不詳惟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甘肅鞏昌府秦州地毛泉見水經注然不言即毛伯國路

史或別有據合諸說觀之六國惟衛為畿外餘皆畿內也王以彤為姒姓者史記夏本紀禹姒姓其後有彤城氏蓋據此其餘五國王以為皆姬姓而又以畢毛為皆文王庶子者召公奭衛康叔封已見君奭康誥姬姓不待言芮旅巢命序鄭注云周同姓彼疏云出世本作旅巢命之芮伯在武王之世今此成王崩召公康叔輩武王臣皆在則芮伯亦當即作旅巢命之人其後有芮良夫當厲王時作誥以戒王見逸周書又作桑柔詩以刺王見詩序鄭箋又諫厲王說榮公見周語韋昭謂是周大夫芮伯其後曾桓公九季又有芮伯伐曲沃當周桓王世蓋皆芮伯之子孫畢毛者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于畢不言文王子周本紀云武王伐紂毛叔鄭奉明水亦不言文王子但僖二十四年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鄧邠是畢毛皆文王子管蔡世家數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中無畢毛劉向列女傳卷一母儀篇數太姒十子與此文畧同惟以管蔡皆周公弟為異亦無畢毛也故王肅據此以畢毛皆文王庶子而杜預解文王之子又有所謂毛叔聃者與鄭非一人然則此經所謂毛公或鄭或聃未可知也太保稱名餘五人皆不名當是立

文偶然有異無義例也師氏疏引周禮者地官文虎臣傳以卽虎賁氏則夏官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子審訓命汝

釋文曰幾音機徐音

幾瘳敢留反

傳曰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

案曰傳以大漸為大進篤者周易序卦傳云漸進也列子卷六力命篇云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殷敬順釋文云漸劇也是大漸為大進篤也幾為危殆者釋詁幾殆皆危也說文卷四下𠄎部云幾微也殆也从𠄎从戍戍兵守也𠄎而兵守者危也是幾為危殆也臻至亦釋詁文言困甚者論語述而篇鄭注云病謂疾益困是也彌為久者說文卷九下𠄎部云彌久長也从長爾聲是也今俗从弓非也審為詳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詳審議也是審詳得互相訓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肆肆不違川克達殷集大命

釋文曰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肆徐以

至反又

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

故曰重光

釋文

傳曰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勞而不

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

案曰馬云重光日月星者日月星晝夜代明皆有光采禮記鄉飲酒義謂之

三光桓二年左傳謂之三辰伏生大傳云舜時百工相和歌曰卿雲爛兮禮

綬綬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子

一人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音樂篇云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

太子之德一日重光二月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

輪如月眾輝如星霜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然則喻王者之光明

皆兼日月星也太極上元云云者漢律歷志云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

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

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聯珠也說與此馬注同攷

日月疊璧必在朔旦假使冬至在朔旦日月疊璧矣而五星未必皆會也計

日月疊璧五星聯珠乃數千百季僅有之事或文武盛時有此瑞也傳以奠
為定者周禮大司徒奠地守鄭注云定地守是也肆為勞者說文卷三下肅
部云肆習也重文篆作肆今俗作肆肆習是有勞義也蔡邕石經達作通集
作就傳亦訓達為通說文卷二下是部云通達也是二字轉相訓也釋詁就
成也傳亦訓集為成是二字義同也毛詩小雅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云集就也韓詩外傳作就是集讀為就與咎協韻
大雅大明傳與小旻同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釋文曰侗徐音同又勅動反馬本作訓

馬曰訓共也釋文傳曰在文武後之侗雅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

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案曰馬以侗作訓訓為共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訓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
在夏后之訓徒紅切作訓與馬合而又以後為夏后此孔氏古文真本也偽
孔改為在後之侗成王自謙侗雅非也禮記祭統云鋪筵設同几鄭注云同
之言訓訓同為訓亦取共義襄十三季左傳以屬諸夏定十季裔不謀夏堯

典蠻夷猶夏立政伴我有夏皆謂中國為夏釋詁以后為君則夏后之訓蓋
謂中國君長之所共尊奉者謂天子也傳以迓為迎者亦釋詁文迓當作訝
也又以昏逾為昏亂逾越者說文卷二下是部云逾越進也从辵俞聲周書
曰無設昏逾羊朱切是逾為越也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邇
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白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釋文曰釗姜邈反又音招徐之有反夫人如字冒也

報反一音墨馬鄭王作勗貢如字馬鄭王作贛音勗川反案

馬曰贛陷也釋文案曰注疏傳曰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歿汝

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于艱難勤
德政和遠又和近安小大眾國勸使為善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于威儀
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案曰傳以殆為危釋詁文興為起釋言文尚為庶幾者釋言庶幾為尚轉相
訓也時為是宏為大亂為治亦皆釋詁文冒貢馬鄭王作勗贛者說文卷十
三下力部云勗勉也从力冒聲勗勉之義于此無取但古字多以音同假借

勗既从目得聲故卽借爲冒也傳云冒進冒固有進義但貢字無解于義不足馬以贛爲陷者贛從贛省聲贛讀若坎坎義爲陷故訓贛陷也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勗贛也傳以非幾爲非危者非如易繫辭下傳禁民爲非之非說文卷十一下非部云違也从飛下戮取其相背謂違理背義之事也幾訓危釋詁文

茲既受命還

案曰既蔡邕石經作卽蓋字隸變作既从卽偏傍同卽相似而誤

傳曰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疏曰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南面鄭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南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南面諸侯臣少故卿南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南面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還還本位者謂還本治

事之位

出綴衣于庭

釋文曰出如字徐尺遂反綴竹衛反下同

鄭曰連綴小歛大歛之衣于庭中

周禮六卷天官幕人疏

傳曰綴衣幄帳徹出幄帳于庭

王寢北墉下東首反初生疏曰下云狄設黼裳綴衣則綴衣是黼裳之類黼裳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于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綴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裳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于庭則亦并出黼裳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裳幄帳之坐命訖復反寢處以病重不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于庭欲爲歿備也傳夏解徹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墉下廢牀鄭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知此時王亦寢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

案曰鄭以綴衣爲連綴小歛大歛之衣者喪大記小歛衣十九稱鄭彼注尊

畢皆同大歛衣君百稱見鄭小宗伯注豫為聯綴恐不及事也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紵衾冒歛而後制疏云歲制謂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時制一時可辦是衣物難得者月制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日修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此皆謂大夫以下人君即位為梓不待六十是禮天子宐夏早成王崩季四十九喪具固宐早辦况疾已危殆歛衣尤不可緩故鄭云云也立政綴衣是官名此綴衣是歛衣下文綴衣是握帳三解不同鄭惟取立義精確不嫌同文異訓也傳疏以此亦為握帳攷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皋門內為外朝應門內為治朝路門一名畢門內為燕朝即路寢也王疾甚而發顧命固在路寢莊三十二季穀梁傳公薨于路寢正也僖三十三季公薨于小寢非正也此云出綴衣于庭即路寢之庭也而下文王崩之後執兵者在畢門內經固有明文其四路所陳周禮典路疏引鄭注以為在路門內又詩斯干疏引鄭志謂顧命陳設皆在路寢若此所出綴衣果是握帳則同一路寢也同一握帳也方欲設之乃先徹之何為若是之紛紛邪况下文綴衣與黼屨相連故知是握帳此單言綴衣則非握帳傳疏非是當從鄭為小歛大歛之衣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

釋文曰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案曰王崩鄭司農注周禮春官司几筵及天府皆引作成王與馬同。

馬曰安民立政曰成

釋文

王曰成王二十八季崩

劉恕通鑑外紀三卷

傳曰明日王崩

案曰馬云安民立政曰成者逸周書卷六謚法解文蔡邕獨斷同也釋詁云崩歛也曲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蒙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歿釋詁總解諸文故云歿也鄭彼注云自上顛壞曰崩劉熙釋名卷八釋喪制篇云崩壞之形也礮聲也與鄭合也王注云云見外紀王注在宋當已無全本但劉恕博學所引宜不謬據此則王與鄭合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釋文曰俾必爾反伋居及反

傳曰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夏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虎賁氏疏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于門外之意于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于路寢門外夏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

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則似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于經者于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于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于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案曰傳云臣子皆侍左右云云考文王世子云世子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世子有喜色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元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是成王自不憚及崩康王必常常侍左右今乃迎之南門外故解之爲欲殊異之故出而復迎也仲桓南宮毛古今人表作中桓南宮髦古字通也仲南宮氏桓毛名昭二十三季左傳有南宮極杜預注周卿士二十四季有南宮嚳注極之子疑卽毛後也齊侯呂伋者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說文卷一上玉部云齊太公子伋諡曰玨公玨又丁之異文也昭三季左傳齊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微

福于太公丁公杜預注二公齊先君又十二季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緞王孫牟燮父禽父妘事康王注呂緞齊太公之子丁公釋文云緞音急本亦作伋是也齊世家稱太公之先爲四嶽佐禹平水土國語周語云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呂是呂爲伋氏也傳又云桓毛二臣各執干戈又云伋爲天子虎賁氏疑皆是也釋爰爲于云于齊侯索虎賁百人則非也何者爰訓于雖見釋詁但字有數義不可執一爲孔解字惟專取一訓守而不變雖勝近世俗儒全不知訓詁者然太泥則不通卽如爰字凡遇爰必解爲于今言于齊侯索虎賁百人不言索則于字無謂言索則經文所無乃增之以足成其義謬矣且如此則伋不自行于奉迎之禮不太簡略邪說文卷四下爰部云爰引也从爰从于此經爰字當從引訓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旅賁氏中士二人官相連比而旅之言衆旅賁氏似虎賁氏之副貳據傳謂呂伋爲虎賁氏則桓毛蓋旅賁氏虎賁氏之職大喪守王門則成王崩後呂伋正守此門今釗出在門外故令旅賁氏桓毛導引虎賁氏呂伋共迎之也旅賁氏之職喪紀則執戈盾此經二千戈明

卽桓毛二人所執而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彼鄭注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此經虎賁百人明卽虎賁氏所屬之虎士知是桓毛親執于戈導引呂伋統率虎士共迎釗也

虎賁氏秩僅下大夫而呂伋太公之子居此卑官者大喪守門鄭注云非常之難守在門則秩雖微而責任重故彼以列侯人而兼領此職非其官止于此保

說文卷二下走部云逆迎也氏亦下大夫太保召公尚兼領之則呂伋兼攝虎賁氏不足異也

从是前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金滕小子其新逆鄭注夏自新迎周公此時欲正釗嗣子之位故傳亦云夏新逆也傳以南門為路寢門者卽下文所謂畢門亦卽所謂廟門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傳曰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疏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于路寢以諸侯蒙于路寢知天子亦崩于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一人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

案曰傳以翼為明蓋經典皆以明日為翼日遂有此訓其實翼是鳥翅自明至昏為一日故從今日數來日為明日又稱翼者明日次于今日如鳥之翼也豈可作昏明之明解乎下文有鹵夾室有鹵則必有東劉熙釋名卷五釋

宮室篇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翼之為義正所謂在兩頭者翼室卽夾室也成王蒙于路寢則此翼室為路寢前堂兩邊之室檀弓周人殯于鹵階之上據疏殯在堂上非室中然既殯在鹵則宅憂自當在東且既殯之後居倚廬在中門外東方此時未殯暫居翼室當亦在東可知夏以下文設四坐參之有鹵夾無東夾以康王方居東夾故則翼室在東無疑傳以恤為憂者蓼莪詩出則銜恤箋云親凶不得見恤憂也是也

丁卯命作冊度

釋文曰度舊音待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

傳曰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命康王疏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策書也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因作受策法度下憑几宣言是策書受命時升階卽位傳命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櫟書傳纂疏六卷

王曰

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

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

傳曰邦伯為相則召公子于丁卯

七月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疏曰乙丑崩于今九日矣鄭云

大歛明目也大夫以上殯歛皆以歛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于歛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也致材木供喪用謂椁與明器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者天子禮大須預營之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

案曰鄭以癸酉爲大歛明目疏云云者意以大歛與殯同日據禮記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但以來日數故自丙寅數至壬申大歛爲七日則癸酉恰大歛明日曲禮上篇云生與來日歛與往日鄭彼注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歛明日數也歛數往日謂殯歛以歛日數也此士禮貶于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疏云云大夫以上則天子諸侯亦悉不數歛日然則除乙丑壬申爲七日是日殯歛故癸酉爲大歛明目也王云召公爲二伯者下文云太保率鹵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召公與畢公爲二伯也傳以材爲材木疏以爲椁引禮記證之者是檀弓下篇文彼疏云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存則入神均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是也疏又兼言明器者檀弓上篇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即椁材明器鬼

器竹木瓦皆有之以送葬夏備物不可用殷則用生人器周兼之加偶人也

狄設黼宸綴衣

釋文曰黼音甫徐音補宸於豈反

傳曰狄下士宸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疏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也禮記祭統云狄樂吏之賤者也故以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宸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鹵爲宸郭璞曰窻東戶鹵也禮云斧宸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宸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于宸地因名爲宸是先儒相傳黼宸者屏風畫爲斧文在于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繪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屏風置之宸地故名此物爲黼宸也經于四坐之上言設黼宸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下設四坐陳寶玉兵器輅車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案曰傳云狄下士疏引祭統以爲樂吏之賤者但祭統作翟周禮內司服掄狄闕狄鄭注狄當爲翟翟雉名則狄翟通也疏又引喪大記云云彼注亦云

樂吏之賤者也傳又云宸屏風畫為斧文者春官司几筵注云斧謂之黼其
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之制如屏風然斧謂之黼釋器文明堂位云天子
負斧依彼及諸文多為斧字若據本疏所引攷工記績人職云白與黑謂之
黼則以采色而言若據繡于物為金斧其文近刃白近釜黑則以形狀而言
蓋取斷割之義觀禮注云以示威也知以絳帛為質者周人尚赤黼宸當天
子之位當用所尚正色故知以絳帛為之絳正赤色也依制如屏風者屏風
起于漢世宸當天子所立處之後若為天子屏翳其風因取其名故觀禮天
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又注明堂位云斧依為斧
文屏風于戶牖之間鄭輒舉屏風况斧依黼宸即斧依也傳又云置戶牖間
者據司几筵疏引作其置竟戶牖間且釋之云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
澁戶牖間也其說詳後翫下文所設四坐惟牖間為天子之正位有黼宸而
疏以為四坐皆有黼宸恐非也此綴衣傳云幄帳是也而云復設者蒙上出
綴衣之文則非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釋文曰嚮許亮反篋眠結反
純之允反又之問反下同

鄭曰篋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

尚書疏
薛季

尚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禮記二十二卷禮器疏

馬曰篋織筭

釋文。薛季宣書
古文訓十三卷

王曰篋席織

蒨萃席蓋蒲席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尚書疏。又約王義。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
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

傳三十
八卷

傳曰篋桃枝竹白黑襍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

几不改作疏曰牖謂窻也間者窻東戶鹵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大朝
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宸宸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
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戶牖之間謂之宸彼言宸前此言
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篋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
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
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宸前之坐篋席之下二重其次
是纁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
文三坐禮無其事以宸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但不
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四坐皆左
右几也鄭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此篋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

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元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則云析竹次青玉肅云織蒨萃席並不知所據也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繪黑繪錯雜緣之鄭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元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仍几因生時凡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諸侯之坐據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扆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牖間南嚮者上疏引釋宮及注云云案引覲禮云云明堂位注云云皆以戶牖之間言之此云牖間卽彼諸文戶牖之間舉牖以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卽是窻所謂窻東戶戶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堂兩旁爲東戶夾室卽翼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戶序後室之兩旁則爲東戶房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南南堂以南

向爲尊王位在戶外之南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間南嚮之坐也知戶在東者曲禮上云人子居不主奧彼注云不敢當尊室中南嚮謂之奧彼疏云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南嚮隱奧無事故名奧釋宮云南嚮爲奧南嚮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南嚮最爲深隱故謂之奧此皆戶在東之明證釋宮郭璞注云窻亦隱闇非也東南嚮戶所在而可以言隱闇乎窻當爲官說文卷七下戶部室南嚮奧室東北嚮室並與釋宮同惟室東南嚮爲官戶樞聲也烏皎切知釋宮窻乃官之誤因穴部窻字注云窻窻深也烏叫切後人以窻窻連文音又相亂遂爾致誤耳然則東南嚮旣以戶樞聲得名則戶在東南明甚更以牖戶之間曰扆李巡郭璞皆云牖東戶南嚮之戶在東南則牖在南南可知若然南有牖納日光則但爲室中最深處而不可言隱諸家言隱者亦非何則南嚮之屋漏鄭詩箋釋漏爲隱然則南嚮爲隱南爲深而非隱惟東南獨以戶樞聲名之以其爲戶所在也又扆旣在牖東戶南嚮而南嚮是南向正位必在堂正中爲室戶在東故戶南嚮爲扆若戶本

在鹵而又以戶鹵為宸則且偏于堂之極鹵矣而可以設黼宸乎故知戶不在鹵而在東也若然則大雅斯于云築室百堵鹵南其戶者何據彼鄭箋及疏考之凡室戶東牖鹵乃是定制尊卑皆同但大夫士之宮室其前堂雖亦有東鹵夾室而後室却只有鹵邊一室東邊一房無所謂東鹵房因其後半截只有東房鹵室故室之戶偏于東與東房相近以房戶之間為正中今此天子之後室兩旁各有一房故就一室論戶亦在東而就大判言之戶已在東鹵兩房之中比之大夫以下一房者之室戶則已為鹵其戶矣非實鹵其戶也

知七止有東房者斯于疏禮記禮器疏推鄭意云士喪禮小斂婦人髮于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髮帶麻于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髮于室無鹵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髮于室在男子之鹵則諸侯之禮婦人髮于房亦在男子之鹵是有鹵房矣有鹵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有左右房士止一東房也知大夫亦止一房者鄉飲酒鄉射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天子諸侯有東鹵房則以室戶牖之間為中大夫無鹵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

又明堂之制有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每室四傍開戶每戶兩窻夾之共有四戶八窻今此獨一後室後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其戶也然則彼云鹵南其戶其實仍是東南其戶與此經牖間南嚮為在牖東戶鹵不相背也據彼箋謂彼所築是天子之燕寢其制如諸侯之路寢蓋

斯人注言天子之路寢及宗廟其制皆與明堂無異斯于所說異于明堂故

知是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也今此成王崩殯陳設之地正是天子之路寢而其制乃與斯于所說燕寢同者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詳論其事以文王遷豐僅作靈臺辟雍其餘猶諸侯制度武王遷鎬因之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乃立明堂于洛邑洛誥王入太室裸即月令所謂太廟太室也若鎬京宮室則周公亦未及改作成王崩于鎬京故喪禮陳設之處在路寢者有東鹵房如諸侯路寢之制不為明堂制也其後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所作無復可因宣王中興別更起造自然依天子法不作諸侯制故知斯于所咏是燕寢其實則與顧命路寢合由成王顧命時仍諸侯制故也

又案曰鄭云箋析竹次青者說文卷四上苜部云莫火不明也从苜从火苜亦聲周書布重莫席織蒟席也讀與蔑同莫結切說文引書據孔氏古文鄭亦傳孔氏古文必不有異說文作莫鄭本可知偽孔好用俗字改莫為篋孔穎達不識字不知篋之不成字遂以偽孔之蔑入于鄭注不可以此而遂謂鄭作篋亦不可因鄭解為析竹次青而謂其字當从竹也三國志六十四卷吳諸葛恪傳篋束其罽是時始有篋字若謂孔氏古文作篋則說文何不于

竹部引其文以為从竹蔑省聲而乃于苜部引之邪知鄭必亦作莫也但解為析竹次青與說文異說文云織蒻卷一下艸部亦云蒻蒲本可以為平席雖與馬王合恐非也偽傳云桃枝竹釋草桃枝四寸有節郭云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是也此說與鄭司几筵注次席合而與此經注析竹次青仍自不同鄭言不用生時席則莫席非次席偽傳亦非文字宜依說文傳注必宗鄭氏此說經科律所宜遵守也鄭又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者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是生時牖間之位設三重席席各異物且異純不用莫席今則重席惟用莫是不用生時席也下文三席仿此皆非生時席矣疏以莫席即是周禮次席與生前同是三重與鄭解異非也疏引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亦司几筵文司農注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書顧命云云鄭彼注云吉事王祭宗廟裸于室饋食于堂釋于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放經言華玉文貝彫玉皆是有飾漆則變更其質不得以因其質解之司農注非是又此几席非設于殯前則非有饋奠之事

亦不得云奠几朝夕相因鄭注周禮未必即尚書義疏即用周禮為說誤耳蓋此言仍几者對席不因生時為言嫌几亦變之故曰仍几明几則仍生時也王肅以此為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者疏引周禮司几筵大朝覲云云又引儀禮覲禮云云肅據此故以此牖間之坐為見羣臣覲諸侯其說是也又檀弓夫子夢坐奠于兩楹之間而云明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予彼注云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為君彼疏云顧命牖間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處視朝雖在路門外還坐當路寢兩楹然則正當為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據疏肅說四坐皆與孔同故今遂移孔傳為肅注于傳不重出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釋文曰底之履反

鄭曰底致也篋織致席也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馬曰底青蒲也

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王曰底席青蒲席也此旦夕聽事之坐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

傳曰東鹵廂謂之序底蒻萃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疏曰東鹵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鹵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為蒻萃孔以底席為

蒨葦當謂蒲蒨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蒨藹席蒲蒨謂此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各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緣故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飾物釋魚于貝下云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蜺以白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謂此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為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東序鹵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燕禮云坐于阼階上鹵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鹵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鹵序為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考朝士職掌治朝之位在南而此鹵序東饗東序鹵嚮者以此諸坐竝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鹵序者釋宮東鹵牆謂之序注云所以序別內外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序次序也是也說文卷九下广部亦云序東鹵牆也與釋宮合下文陳寶疏云序者牆之別名是也傳乃改云東鹵廂廂字在

广部新附此俗字不可用釋宮又云室有東鹵廂曰廟者此字後人所改據儀禮當作箱傳好用俗字姑勿論但據彼鄭注云夾室前堂蓋夾室之前堂是箱也而非即夾室也至于序則是牆古者宮室之內以牆為隔牆之外即夾室堂與夾室共此牆若以序即夾室已非况以為箱乎此經東嚮鹵嚮之坐乃在堂上以其附近東鹵序故以序言之原與夾室無涉而傳乃以為東鹵廂乎不但字俗義尤妄謬

又案曰鄭云底致也莫織致席也者底致釋言文謂密致鄭以上文莫席為析竹次青故此亦言莫織致席馬王以上文莫席為蒲蒨故亦以此為蒲而傳同之漢書八十二卷史丹傳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馬王說似出于此要于底字之義無取不如從鄭說確也

疏引急就解傳是第十四章文王篇引此經重底作重氏引傳蒨葦作蒨葦皆誤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釋文曰豐芳弓反

鄭曰豐席刮東竹席畫純似雲氣畫之為緣

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

卷八王曰豐席莞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尚書疏。又約王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豐

莞彩色為畫雕刻鏤疏曰釋艸云莞苻薜郭璞曰今鹵方人呼蒲為莞用之

為席也又云葦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考工記云畫績之事襍五色是彩色為畫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

案曰鄭云豐刮凍竹者未詳王孔皆以為莞疏引釋艸樊光注引詩下莞上簟小雅斯干文鄭彼箋云莞小蒲也司几筵有莞筵蒲筵是蒲有大小為席有異要非鄭此注義也畫純鄭以為雲氣云云者鄭注三禮凡言畫者輒以雲氣解之如周禮幘人職畫布巾幘六彝司常職皆畫其象司几筵職畫純以及儀禮鄉射記凡畫者丹質禮記喪大記畫荒鄭注皆謂畫雲氣蓋古人之畫有所取象者皆畫成物若旌旗服章射侯等是其欲用文采而無所取象者則但畫雲氣而已故此經畫純鄭亦以為畫雲氣傳云彩色為畫疏引考工記不如鄭注明析也傳云雕刻鏤者說文多部云彫琢文也釋器玉謂之彫彫謂之琢彫彫通也王以此為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禮記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其文以東序為明堂之東序此經所設几席據斯干疏引鄭志在

路寢不在明堂而王以東序為養國老之坐者匠人注以天子路寢與明堂同制鄭志謂成王崩于鎬京鎬京宮室未為明堂今欲于此傳顧命陳設几席自當放象明堂儀式也又以為饗羣臣之坐者上節疏引儀禮燕禮彼文云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鹵鄉阼階之上當東序之前也推之天子燕羣臣則亦當東序鹵鄉之位矣又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彼注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將私燕也檀弓疏云燕饗皆在阼階鹵面是饗與燕同故又以為饗羣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釋文曰夾工洽反徐音頰筍息允反徐云竹子皮為席于貧反紛字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案曰漆是木名此經指言木名

則字當作黍

鄭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筍之有筍元紛純以元組為之緣尚書疏。禮記二十

三卷禮馬曰筍筍筍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引作筍筍。戴侗。六書故二十三卷引作筍筍。案曰薛戴引皆誤。王曰此親屬私宴之坐

尚書疏傳曰鹵廂夾室之前筍筍竹元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疏曰下傳云鹵房鹵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同實異名天子

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鹵廂夾室

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艸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筍竹
紛組之小別鄭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紛綬一物故以元紛爲黑
綬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
私宴之事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鹵夾南嚮者上翼室案言在堂兩頭如鳥之翼卽夾
室今此鹵夾室也不設東夾坐者康王方恤宅于其中故也傳以鹵夾爲鹵
廂夾室不知廂乃夾室之前堂也溷廂與夾而不分謬已甚矣乃又以此坐
爲在鹵夾之前前字經文所無更妄增之則愈有不可解者疏多附會傳于
此亦不能疏其所以在前之故攷鹵夾之前卽下文鹵堂有冕執鉞者立于
此又雜列一席于此何爲邪且此席列于鹵夾室之前堂而鹵夾中獨空洞
無物何爲邪且王肅以此爲親屬私宴之坐傳旣用之小雅湛露云厭厭夜
飲在宗載考彼序云天子燕諸侯彼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則私宴在室中
甚明何乃以爲在室之前堂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鄭云筍析竹青皮引禮器爲證今禮器作筠俗儒改也說文卷五上
竹部但有筍字竹胎也从竹旬聲思允切筠字則在新附非許氏原文是古
無此字蓋筍字有二義以爲竹青皮則于貧反以爲竹胎則思允反釋文竝
列兩音陸德明已不識字矣禮記聘義乎尹旁達彼注云尹讀如竹箭之筠
彼釋文云尹依注音筍又作筠則知彼筠字亦俗儒改也今人但知筍爲竹
胎則筍席之義不可解知爲竹外青皮則筍席者離析竹榦取其外青皮爲
席也馬云箒箒竹部箒字注云竹箒也箒字注云楚謂竹皮曰箒是馬與鄭
合也傳云箒竹箒字說文無妄也鄭又以元紛爲元組者司几筵注紛如綬
說文卷十三上糸部云組綬屬則紛亦可言組也泰說文卷六下部首木汁
可以纂物黍儿以黍纂儿也王肅以此爲親屬私宴之坐者祭畢而燕自在
東序此當是平日無事而宴也

越玉五重陳寶

釋文曰重直容反○案曰說文卷七下玉部云○小藏也从一呆聲呆古文保周書曰陳寶赤
刀博衰切此部別出寶字而引書在案字下不在寶字下則知字當作案訓爲藏今本偽孔改

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

尚書疏

馬曰越玉越地所獻玉也

釋文

傳曰于東

鹵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疏曰此經為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于也于者于其處所上云鹵序東嚮東序鹵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鹵序在東序者明于東鹵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鹵序在東序也鹵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寶器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越馬云越地謂南蠻百粵周書王會解備記四夷貢獻南方諸國無貢玉者其篇末又述湯令伊尹為四方獻令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伊尹于是為四方令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齒請令以珠璣璫瑁象齒文犀翠羽齒鶴短狗為獻不言獻玉是南方不產玉也馬說非是當從傳訓越為于此一節為總目下文也鄭云陳寶大事以華國者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是也傳云列玉五重在東鹵序坐北疏以序即牆別名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者下文東堂南堂鄭注云序內半以前曰堂疏云謂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是牆南北長也其東序固長足容几席陳設鹵序其前為殯殯南

當留餘地為獻醋拜起地殯北為鹵序東嚮之坐坐北列玉二重亦足容之也

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鹵序釋文曰琬紆晚反琰以再反

鄭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

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尚書疏○薛季宜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黃度尚書說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周禮二

十卷春官天府疏○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王曰大訓虞書典謨尚書疏約正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傳曰赤刀寶刀削大訓

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疏曰赤刀者刀有赤處刀一名削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云避用時也穎鑲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鑲削用把削似小于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興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興體動曰我見刀為然赤刀為赤削白刀為白削是削為刀別名明矣大璧琬琰為二重則琬琰共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琬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為重者形質同也考工記琬圭琬圭皆九寸

案曰鄭云武王誅紂云云者周書克殷解商辛既自燔于火武王適王所射

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史記周本紀言以輕劍擊之則輕呂劍各非刀鄭謂武王誅紂別有所佩之刀非謂即誅紂之兵也禮記檀弓周人尚赤故刀亦飾以赤也又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者鄭意蓋總謂古先王王孔以爲虞書典謨先王多矣何獨舉虞書乎恐非也鄭又云大璧琬琰皆尺二寸者璧與琮相配據攷工玉人大琮尺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所世守之大璧自必亦尺二寸若琬圭琰圭據玉人職皆九寸鄭云尺二寸者以彼文九寸是王使之瑞節此是宗器自然較大故知尺二寸也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釋文曰球音求

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樸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

尚書二○薛季宜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八卷○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三國魏志十一卷管寧傳裴松之注○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馬曰夷玉

東夷之美玉球玉磬

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八卷○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

王曰河圖八卦也

尚書疏

傳曰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疏曰三玉爲三重與上

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球是雍州貢也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然否河圖八卦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

案曰鄭云大玉華山之球者爾雅釋地云鹵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石

卽球也山海經太舉之山其鹵小舉之山其陽多璵孚之玉是舉山有玉也

夷玉爲珣玕琪者疏引釋地東方之美云云鄭言東北蓋周禮職方氏云東

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固在東北說文玉部云醫無閭之珣玕琪周

書所謂夷玉鄭與說文合馬注亦同也天球雍州所貢者皋陶謨戛擊鳴球

鳴球是已成之玉磬其未成器者卽天球禹貢雍州所貢有球當爲磬材未

經琢治豫貢磬錯正以治之也三者皆璞云云者對上宏璧琬琰皆已琢治

成形而言也河圖出河水者鄭注易繫辭引春秋說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是河圖出于河也王孔以為八卦疏引漢書五行志為證鄭但泛言帝王聖者所受者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錄圖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于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則周家世受河圖今成王初崩前代河圖皆在當皆傳寶之不但陳本朝所受故鄭廣指帝王聖者也

允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

釋文曰鼓扶云反

鄭曰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鼓鼓大鼓也此鼓非謂攸工記鼓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鼓鼓同名耳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傳曰允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鼓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鹵房鹵夾坐東疏曰夏有允侯知允是國名也大貝大于餘貝如大車之渠考工記車圖為渠大如車圖其形曲如車圖故比之也釋

樂云大鼓謂之鼓此鼓必有異故寶之鹵序即是鹵夾鹵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鹵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鹵知此在鹵房者在鹵夾坐東也

案曰鄭引書傳云云者伏生書大傳也彼文云鹵伯既伐者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駿身朱鬣雞目者之鹵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尾倍其身名曰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車渠陳于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遂遣鹵伯伐崇是其事也貝大如車渠者陸德明云渠車榘也非車渠即貝也車渠蛤屬生南海中大者如箕背有渠壘如蚶殼攻以為器如白玉此別為一物非此車渠也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釋文曰兌徒外反

鄭曰兌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

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

傳曰兌和古之

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疏曰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于夾室之前也考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鹵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

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

案曰鄭云云者垂是巧工見堯典知四者皆人名也偽孔以鹵房東房即是東鹵夾室上節傳云鹵房鹵夾坐東蓋偽孔謬以鹵夾南嚮之坐為在鹵夾之前之堂上故以大貝等為在鹵夾南嚮之坐之東此節傳云東房東廂夾室而東夾室則康王方恤宅于此故疏推傳意以戈弓等陳于東夾之前之堂上矣其實皆大謬也前堂後室古人定制說文卷十二上戶部云房室在旁也从戶方聲蓋房各有戶故从戶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房旁也在室兩旁也與說文合然則夾室在前堂之兩頭房在後室之兩旁是房在夾室之後矣當魏晉之時古人宮室之制猶可攷偽孔自當知之而乃以房為卽夾室是故為謬言以欺世邪抑真惜愚無識而然邪且如其說則凡席寶玉等皆在堂上無有在房室中者矣何悖謬至此也攷前堂後室堂有兩楹其中卽檀弓所謂兩楹間堂東鹵牆為序序外為夾室自兩楹傍至東鹵序各廣三分楹間之一後室之廣如前堂之楹間是後室固在前堂之後而較陜于前堂故後室兩旁之東鹵房雖當東鹵夾之後而較廣于東鹵夾又各

延及于序內之北

卽前堂兩楹旁之北

鹵房當鹵夾後以東東房當東夾後以鹵也房雖

與室連比其間有墉以間之各不相通故各于南隅設戶以通于堂其後室

之中東鹵北三面皆墉惟南一面東為戶鹵為牖故鹵房之戶出于鹵序內

室牖之鹵東房之戶出于東序內室戶之東也

戶皆在東南隅惟東房之戶則在鹵南隅因欲通于堂故如此

其所陳

寶玉在鹵房者陳于東墉下在東房者陳于鹵墉下知者上文鄭注云陳寶

以華國也則必不陳于屏隱之處今陳于房中必鹵房東墉下東房鹵墉下

各當房戶之直北前堂皆得見之故知必陳于此也其房戶之外卽東鹵序

內之地各有所陳今房中所陳直戶之北正與東鹵序之所陳南北相直鹵

房直鹵序所陳之北東房直東序所陳之北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釋文曰阼才故反塾音孰一音

有○案曰周禮鄭注引此經四輅字皆作輅今本尚書作輅說文卷十四上車部云輅車輪前橫木也然則輅乃車上一物何得為天子車名春官中車典路及明堂位禮器郊特牲皆作路鄭中車注云王在焉曰路儀禮禮注云君所乘車曰路是作輅非也綴鄭引作輅訓次則作輅為合今作綴亦假借也輅字在說文卷十三下土部新附中此俗字下可用當假借作輅也

鄭曰大路玉路贅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

塾謂在路門內之鹵北面與玉路相對也次路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

對在門內之東北面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不陳金輅革輅
不輅者主于朝祀而已

尚書疏約鄭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
○周禮二十七卷春官典路疏○案曰此條鄭注尚書疏所引以先輅為金輅
金當作象其下不陳象輅革輅木輅云云象當作金二字互誤又但言先輅
是金輅而其下不言大輅是玉輅明係脫一句此刻本之誤據周禮疏增改

非常故不陳之尚書疏○王同○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八卷傳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

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疏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

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

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于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

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而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

故玉輅在鹵金輅在東北經四路兩兩相配大輅綴輅先輅次輅二者各自

以前後為文玉輅金輅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

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為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

耳鄭周禮注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

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

于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于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

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云孔意當然也鄭以大輅玉輅先輅象輅綴輅

玉輅之貳次輅金輅之貳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

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

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

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鹵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左右

所陳坐位器物皆以鹵為上由王殯在鹵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

後鹵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主故也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

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路禮也

案曰鄭以大路為玉路者大戴禮卷十二朝事篇云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

旒樊纓十有再就巾車云王之五路一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

二旒彼注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然則大路即玉路也明堂位云乘大路

旒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天子之禮也彼注云旌旗畫日月明堂位大路與禮

器大路繅纓一就據鄭注俱是殷路所以與朝事巾車之十有再就者不同

要大路是一故旂章則同雖繇纓不同不害大路卽玉路也鄭又以贅爲次謂是玉路之貳者望文爲說也巾車于玉路貳車無文而朝事云大路貳車十二乘是大路有貳也鄭又以先路爲象路者巾車無先路其名惟見此及郊特牲郊特牲無注而于此必以爲象路者鄭以此經陳設皆爲將傳顧命欲以華國所陳之車主于朝祀而已巾車云玉路以祀象路以朝贅次是副貳皆無名旣以大路爲玉路故遂推先路以爲象路也若然巾車云象路朱樊纓七就而郊特牲先路三就不同者郊特牲所說亦是殷制與大路之繇纓殷周不同者一例不害此經先路是繇纓七就之象路也又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疏引彼孫炎注部璞注卽用之冬官匠人有門堂彼注云門堂門側之堂亦引釋宮此文以證是也又以次路爲象路之貳者次是次于先亦望文爲說也又云象路在路門內之南北面與玉路相對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與玉路之貳相對者本疏引鄭志荅張逸詩疏引鄭志荅趙商皆以此傳顧命陳設器物在路門內之路寢下文云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是經有明文也以賓階在鹵阼階在東皆是路寢之堂階南嚮則鹵爲

右東爲左塾是門側之堂在路門之兩旁北嚮則鹵爲左東爲右故在左塾前者與在鹵階者相對在右塾前者與在東階者相對也又云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以五路止陳其二故云云也上文東鹵序几席及列玉陳寶皆先言鹵後言東今四路正者皆在鹵副貳者皆在東疏謂因王殯在鹵固然矣其實亦因喪尚右故也檀弓云孔子與門人立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耆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鄭彼注云喪尚右右陰也是也馬王云不陳戎路云云是馬王與僞傳同以大路爲玉綴路爲金先路爲象次路爲木故惟不陳革路也凡馬王與鄭異者傳必違鄭而從馬王類如此也但鄭云主于朝祀則革路以卽戎木路以田不陳宜矣金路以賓與朝同屬賓禮而不陳者旣朝而將嚮食則陳金路迎賓今喪中陳設無取禮賓故也

又案曰鄭以左右塾爲路門內者鄭意以下文執兵者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以此推之則知几席寶玉車路等一切陳設皆在路門內此于經固有明文也此篇自召羣臣發顧命及崩而殯于堂上與夫一切陳設并傳顧

命時行禮拜奠獻醋諸儀皆在路門內直至諸侯出廟門方結過路門內事
繼敘路門外事經文門凡三見曰逆子釗南門外曰立于畢門之內曰出廟
門埃一指其地位方向而言一指門畢于此而言一指殯所而言三名一實
皆路門也下文王出亦出路門故知王出以上所敘皆路門內事也且天子
三朝五門皋門內之外朝應門內之治朝皆平地無堂階小宗伯注云宗廟社稷在
庫門內之左右匠人云外

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
事處此當在應門內之左右其中間則皆平地君乘車出入登下皆在路寢之階前見樂師

注蓋因自路門直至皋門皆平地故可行車匠人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

應門二徹參个特言此者亦以路門應門皆可乘車出入故云然治朝無堂階不
設几席視朝之

時君臣皆立不坐諸侯亦然論語子罕篇拜下鄉黨篇
升堂皆在路寢非治朝治朝無堂階何升與下之有然則自路門以外堂且無之又何陳設

之有知此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以前皆路門內也釋宮云室有東鹵箱曰

廟無東鹵箱有室曰寢郭注以東鹵箱為夾室之前堂于無箱有室則注云

但為大寢此有鹵夾室有夾卽有箱似不得名寢但月令仲春寢廟畢備注

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云廟是接神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

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鹵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

東釋宮曰廟無東鹵廂有室曰寢然則釋宮所謂寢乃廟中藏衣冠之寢與

凡為寢不同鄭荅趙商張逸謂正禮天子路寢如明堂成王鎬京宮室因舊

未及改作權用諸侯之制路寢有左右房不為明堂制孔穎達因此說以次

差之謂天子路寢既應同明堂則燕寢當同諸侯路寢故顧命之有夾有箱

有左右房者本天子燕寢之制也成王崩殯必在路寢斷無在燕寢之理卽

在燕寢尚應有夾有箱安得無箱之寢而殯之乎然則釋宮之文不可以疑

顧命而謂其有箱非寢明矣特牲饋食是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其位為最卑尚有几席兩
敦在鹵堂彼注以為鹵夾室之前近南彼疏卽據釋宮注夾室前堂謂

之廟在鹵堂卽在鹵廂故云鹵夾之前近南也由此觀之諸侯之士其廟中尚有夾有箱則無夾無箱之
寢意惟庶人方如此狹陋雖廟寢同制鄭惟據天子然以次推之諸侯大夫必無無箱之寢矣况天子乎知此

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實在路門內之路寢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釋文曰弁皮彥
反徐扶變反

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宐

芟刈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一
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兵制門傳曰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

寢門一名畢門疏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

廟同故爵韋弁也鄭元云云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

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
執兵宜以韋爲之異于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
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下
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路寢之門一名畢
門也

案曰鄭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者鄭注儀禮士冠禮云雀弁者冕之次
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是也又云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者周禮弁師
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藻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鄭彼注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又云諸公之
藻旒九就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鄭注云侯伯藻七就
子男藻五就孤藻四就三命之卿藻三就再命之大夫藻再就是冕皆有藻
也雀弁之制延紐笄紘皆與冕同惟無藻爲異耳然則冕而無藻卽與雀弁
不異而鄭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雀弁則似無藻之
冕仍與雀弁不同者賈氏士冠禮疏云冕者俛也 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

雀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則雀弁與無旒之冕但有低昂之分仍不害爲
同制也說文弁訓冕也冕訓大夫以上冠也冠訓弁冕之總名是弁冕散文
可通對文則異也傳以畢門爲路寢門者鄭司農衆注天官閽人路門一曰
畢門注秋官朝士亦云然鄭皆不破彼閽人疏云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
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爲終畢是也知路是大者夏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
之門外注云大寢路寢也冬官匠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路門者大
寢之門是也知畢是終者閽人朝士注及明堂位注皆以路門居天子五門
之末是也又名虎門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注云虎門路寢門也又稱宮門
太僕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以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二事相涉知宮
門卽路門也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釋文曰綦音其馬本作綦夾徐工洽反卍音侯徐音士。案

鄭曰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又七之三卷曹風鳴鳩疏。又二十之一卷魯頌駟騏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奇尚書全解 傳曰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卍士所立處疏曰大夫則服冕

此服弁知亦士也廉稜也立在堂下近于堂稜

案曰鄭云青黑曰騏且引詩以證者說文馬部云騏馬青驪文如博基也驪是黑色故鄭云云謂騏弁色如馬騏文也王肅妄改騏作綦而僞孔氏從之今攷毛詩曹風其弁伊騏鄭箋騏當作璆以玉爲之正義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注云會逢中也璆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綦以玉爲之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于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于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是士也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矣故弁師注云士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僞孔牽于彼文妄改爲綦又以士弁無綦飾因解爲鹿子皮恐皆妄也鄭又云戈卽今句

子戟者鄭注夏官敘官司戈盾及攷工記治氏并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並同舉漢時名爲况也治氏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司農注云援直刃也胡其子則句子戟者以其胡名之也釋名又云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所刺擣蓋謂其援所鉤引蓋謂其胡揚雄方言卷九云戟楚謂之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釭吳揚之間謂之戈此則以戟無刃者爲戈觀經言戈上刃而治氏所言戈戟之援皆其鋒刃則方言疑非是說文卷十二下云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戟有枝兵也此最明析據攷工戈一援一胡戟則一直援一枝援又一胡枝援亦是其胡子蓋戟从戈从榦省二援則枝榦多非但一橫之而已是戈戟之異不在有刃無刃也祀者部忠恕汗簡卷下之一云祀音侯古文尚書作祀今隸書變也張揖廣雅卷七釋室篇云祀砌也砌俗字當作切張衡鹵京賦刊層平堂設切厓隙李善云切與砌通呂向云刊削也層案堂高也厓隙邊也削案其階令平高設切以爲厓隙是也傳以爲堂廉者漢書賈誼傳云人主之尊如堂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是也經言夾兩階祀者階祀雖相連階非卽祀不得以

夾階卽是夾阼蓋夾階者二人一在阼階之阼一在阼階之東相嚮而立夾
阼者二人一立于東南堂隅之東一立于阼南堂隅之阼當前廉之兩旁屋
下皆南嚮經合言之者以四人兵服同也知夾阼者皆南嚮者以堂高九尺
人長八尺既當堂廉之兩旁屋下若相嚮則皆面屋矣故知皆南嚮庭中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阼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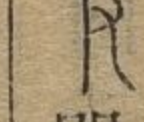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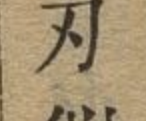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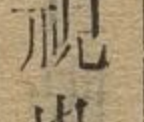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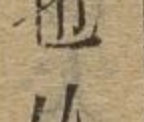
鄭曰劉蓋今鑷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

傳曰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于東南廂之前堂疏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
自元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元云云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
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于東堂南堂者當在東南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
之人也

案曰鄭云劉鑷斧鉞大斧者劉鉞相對當相似說文卷十二下戈部云斧也
从戈ノ聲今作鉞者俗字不可用然則戎是大斧劉必是戎之類故推以為
鑷斧也又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者序是東南牆序外是夾室則序內皆為堂
然序內當東夾南夾東者中堂也是為半以後其半以前則自楹間以及

堂廉皆是若東夾之前為東堂南夾之前為南堂是亦序內之半以前即東
南夾也觀禮記凡侯于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特牲南堂注云南夾室之
前釋宮東南廂郭璞注云夾室前堂謂夾室之前堂為廂也廂字在說文廣
部新附古無此字不可用依儀禮當作箱昭四季左傳真饋于个杜預云个
東南箱是也匠人明堂五室其實則十二堂再以月令攷之中央太廟太室
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南堂曰總章太
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
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
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南隅之室
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南堂曰總章左个南隅
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南堂曰總章左个南隅
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南堂曰總章左个南隅
經東堂南堂即左个右个也偽傳云東南廂之前堂即以廂為夾非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鄭曰戮瞿蓋今三鋒矛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
釋文曰戮音達瞿其俱反徐音懼
傳曰戮瞿皆戟屬立

于東鹵堂之階上疏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鹵垂知在堂上遠地當于序外東鹵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鹵堂之階上也
案曰鄭云云者戮瞿蓋亦二器相似故鄭以為皆三鋒矛也說文卷十二下戈部云戮周制侍臣執戮兵也从戈癸聲瞿則無見卷十四上金部新附有鑿字注云兵器也此後人因顧命妄造此字耳不可信也惟王雱嘯堂集古錄卷上商瞿父鼎銘云 瞿字作雙目而中从 蓋古文瞿字疑此兵器之形似此古文瞿字其上鋒刃似雙目其下柄似 故遂以名之與然說文卷四上瞿字為部首但云鷹隼視也从隹从 不收重文 字疑不能定也垂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垂遠邊也从土乘聲蓋東鹵夾旁之廉也堂基既築土令高四面設切以為廉在階之上堂之邊其南一面既謂之東堂鹵堂其南北之深幾與序內半以後相等不須于堂外復留餘地而東鹵兩面則留餘地謂之垂所以容人往來蓋東夾鹵邊之牆為東序而東夾東邊亦必有序序外即東垂鹵夾東邊之牆為鹵序而鹵夾鹵邊亦必有序序外即鹵

垂儀禮鄉射禮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鹵序矢在弓下此括眾弓倚于堂鹵矢在其上鄭注云上堂鹵廉言堂鹵廉則是鹵序外之廉矣彼下文又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則其上文賓與大夫之弓倚于鹵序者在鹵序鹵之廉上也是東鹵序外之廉上皆有餘地即垂也立東垂者東嚮立鹵垂者鹵嚮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釋文曰銳以稅反

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尚書疏。側階云云王同。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六卷。毛居正六經正誤二卷。玉海一百五十一

卷一王曰惠戈劉鉞戮瞿銳皆兵器之名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銳矛

屬側階北下立階上疏曰鄭王以側階為東下階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竝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為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此所執者凡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敘之也次東鹵垂次

側階又從近向遠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康成說耳路寢三階于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案曰鄭以銳爲矛屬者銳當作銳說文卷十四上金部銳字但云莖也無兵器解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乎杜註銳司徒主銳兵者漢書高帝紀朕親被堅執銳顏注銳謂利兵銳皆作虛字無兵器解也金部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也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余準切據此知當作銳說文所引皆真古文鄭必與之同僞孔安改銳唐人不識字并所引鄭注亦作銳矣皆非也漢書揚雄傳長楊賦有云亮鋌瘵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必按字書無亮字今俗以爲亮州字亮州本作沈此亮鋌合作銳鋌漢書相承誤爲亮字如淳乃云亮括也師古又依孟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鋌小矛同可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于雄傳之末所謂臣必者宋

祁謂是張泌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銳字與鋌字相次則臣必說是也鄭又云凡此七兵云云者如劉戎皆斧類詩伐柯傳云柯斧柄昭十二年左傳剥圭爲鉞秘杜預云鉞斧秘柄也則斧著柄者也銳爲矛屬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則矛施矜者也攷工記簠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鄭注秘柄也其下文鄭注又云爲戈戟之矜所圍如矜則戈秘亦名矜說文矛部云矜矛柄則矜柄通稱此云或施矜或著柄者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也簠人職云句兵桿刺兵搏鄭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桿則桿隋圍也搏圍也簠人又云凡爲矜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鄭注云被把中也圍之圍之也凡矜八觚然則隋圍者柄也其手握處圍而握不及處爲八觚者矜也是矜柄固有異也戈長六尺六寸者攷工記文餘則無文故云未聞也鄭又云側階東下階者以側是偏旁之義故以爲東下階蓋康王方恤宅于東翼室兵衛宜盛故于此獨多一人且康王將從翼室出而受顧命必不率爾從室戶出至東堂卽橫過楹間徑趨殯前若是之慢易簡捷也必當從東階降至庭中然後再從賓階躋以

至殯前然則此東下階乃嗣主從翼室往殯所必由之處與鹵階不同故獨多此一人鄭注確不可易也禮記雜記說諸侯夫人奔父母喪歸本國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彼注云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亦旁階也彼疏云闈門是旁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也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知側階謂東面階也是也偽傳乃以為北下階疏又申之云堂北惟一階側猶特也攷儀禮士昏禮記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是東房之北為北堂也大射儀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是路寢有北階矣鄭注燕禮及大射儀皆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鹵面南上是北階在東房北堂之下也又北堂惟東房有之鹵房無北堂故無階儀禮士冠禮云側尊一鄭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是側有特義鄭匠人注路寢明堂同制明堂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今此路寢鄭謂是因侯制有左右房不為明堂制則東房正有一北階正當以無偶曰側之義解之鄭豈不知而必以為東下階者房本為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北階乃婦人及進膳者所由今將傳顧命北階一無所事何用兵衛且此地既不用婦人又無進膳者此階無一人升降乃置一執鉞者于此孤立向隅為此寂寂亦甚可笑若以壯觀瞻則無人能見若以防守此地向內即是小寢有何足防執鉞者不太覺無謂邪疏又妄駁鄭謂立東坐者已在東下階上此人何復共立不知坐與階有別坐坐堂廉上階在堂廉下彼立東坐者原不在東下階上此執鉞者原在階不在坐豈相妨邪冕者必在堂上疏說如此未足據又何足難鄭邪傳疏皆非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

案曰說文卷七下巾部常訓下裙重文作裳則裳與常同又卷十四下自部無躋字新附亦無靡風蠅蟻朝躋于鹵傳云躋升曹風侯人南山朝躋傳云躋升雲春

官賦十輝九曰躋注云躋

鄭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尚書疏。李昉等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卷服章部。案曰御覽脫十字以意

增傳曰王及羣臣皆吉服用鹵階升不敢當主疏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

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麻冕蓋袞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生則袞冕此禮授王册命進酒祭王且袞是王之上服于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袞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即助祭之冕矣袞鄭周禮注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

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言王賜諸侯云元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元云云是言貴文故稱之

案曰鄭云麻冕三十升布冠也者孔安國論語注云麻冕緇布冠也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是也布言升者所以辨其精麤也鄭注儀禮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爲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布之至細者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必倍于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又云黼裳冕服有文者周之冕服九章黼當其第八其等衰則自九章至一章凡五王備有焉據鄭注周禮司服云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則此黼裳當是毳衣之裳刺黼黻二章者是有文者也對下蟻裳形裳止以色言皆無文者耳傳云用鹵階升不敢當主者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是嗣王當踐阼階今升自鹵階未敢當主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釋文曰蟻魚綺反

鄭曰蟻謂色元也卽位者卿鹵面諸侯北面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御覽六百八十六卷

服章部傳曰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元疏曰卿士卿

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蟻蚍蜉也裳色元如蟻故名之禮祭服皆元衣纁裳此獨元裳者卿士邦君于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鄭元云云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案曰鄭云蟻謂色元也者說文無蟻字檀弓蟻結于四隅釋文蟻一作蛾學記注蛾蚍蜉也然則字當作蛾又作蠃釋蟲云蚍蜉大蠃小者蠃舍人曰蚍蜉卽大蠃也小者卽名蠃也方言卷十一云蚍蜉鹵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蚘是色元也司服注服章無蛾故以爲裳色如蛾與上雀弁騏弁同也入者入畢門王殯在畢門之內路寢卿士邦君入畢門以聽傳顧命也鄭云卿鹵面者謂在中庭之東諸侯北面者在中庭之南蓋經言入卽位不言升階知皆陪位于中庭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

傳曰執事各異裳形纁也太宗上宗卽宗伯也疏曰此三官皆執事各異裳者各異于卿士邦君也形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卽宗伯之卿也

案曰傳以形爲纁者靜女詩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困卦鄭注云朱深于赤爾雅云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窺三染謂之纁與攷工鍾氏略同天官染人司農注云纁絳也而鄭于士冠禮朱紘注論染絳之法備用爾雅文乃云朱則四入與然則彤赤是一朱與赤纁與朱深淺雖別亦是一故以形爲纁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隋

釋文曰瑁莫報反

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裴松之注。

馬曰

同者大同天下虞翻傳注傳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僂不嫌疏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

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于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于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非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于其位但文不見耳禮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是爵名也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濶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濶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濶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濶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聞也阼階東階也鄭冠禮注云阼猶醋也東階所以答醋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于鹵階鹵南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

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由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傳以承亦爲奉者說文手部義也列子黃帝篇云呂
梁懸水一丈夫游之孔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張湛注方言出溺爲承出溺
有升舉之義此兩手奉圭故云承也傳以介圭爲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者
介大釋詁文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大雅松高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郇璞注引作玠玠介同也被箋亦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諸侯之瑞圭自九
寸以下不得有尺二寸尺二寸則天子之鎮圭卽疏引玉人云云者是故王
錫申伯以爲其寶不得執爲瑞信今將傳顧命故奉以奠于位也鄭云宗伯
之長三人使其二人者同瑁兩物兩手奉一物故用二人奉之大宗伯卿一
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二人爵等而自有差使其上一人與大宗伯爲二也
鄭又以同爲酒栝者裴松之引虞翻別傳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云顧命執
瑁古月字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栝謂之酒栝甚違不知蓋闕之
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栝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
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推

翻之意因說文卷一上玉部古文瑁字作玠遂以爲經文本當作上宗奉瑁
無同字祇緣今文作瑁傳寫分爲兩字遂誤作月玠後人以月似同復誤作
同瑁鄭不能覺定其誤從而訓爲栝馬融雖不能覺同爲誤而猶不解爲酒
杯故訓爲大同以同瑁配介圭尚爲近理又據翻所見別本竟有同旁益金
訓爲璽者故翻以爲二說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此則翻駁鄭之意也翻見經
典無以同爲酒栝者獨此一見故不肯信其實則大謬不然也假如其說則
下文乃受同瑁亦當作乃受瑁猶可通也而下文用以祭用以醑用以瘞者
是何物乎豈皆當作瑁乎豈瑁亦可酌酒乎若非酌酒則瑁是鎮圭重器奠
于坐以示王之爲主者也乃于此獻醑行禮之際屢相授受如兒戲何爲乎
翻真妄人矣璽起秦漢周初安有此乃云猶愈于元更妄矣鄭注其詳不可
得聞推鄭意同蓋圭瓚可盛鬯酒者故鄭以爲酒栝也下文太保以異同秉
璋以醑則彼同是璋瓚矣半圭曰璋璋瓚亞于圭瓚禮記祭統云君執圭瓚
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是其差也太保以醑之同旣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
以祭者自是圭瓚也傳云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云云者說文玉部云

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是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階御王册命

鄭曰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鹵南隅讀策書以

命王嗣位之事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太史持册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疏曰

太史持策書欲進王故與王同升鹵階不言王面北可知也

案曰鄭云御猶嚮也者御卽迓字迓之言迎迎則必向也王由賓階升知此

時立賓階少東者以太史隨王升階將由其鹵讀册王自當少東避之也知

太史東面于殯鹵南隅者禮記少儀云詔詞自右此以成王命詔王當立殯

之右故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熒和天下用荅揚文

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釋文曰憑皮冰反卞

皮彥反徐扶變反眇彌少反

王曰大卞大法尚書疏傳曰大君成王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命汝繼嗣其道言

任重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

大教敘成王意微微我淺末小子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

案曰王以卞爲法者卞卽冠弁之弁說文卷八下兒部兂字注云冕也周曰

兂殷曰喞夏曰收从兒象形重文兂字注云籀文兂从卞上象形今隸變作

弁者从籀省也又重文兂字注云或兂字此卽今隸變作卞者也漢成紀贊

卞射武戲應劭曰卞射皮卞而射也則弁轉爲卞久矣此經大卞卽大弁然

則弁得法訓者卷七下口部囙字注云弁冕之總名也从冫从元元亦聲冠

有法制从寸是山弁居元首而有法制故訓法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釋文曰咤嗒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如徐又音託又豬椹反說文作託了故反奠爵也馬作託與說文音義同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

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王曰咤奠爵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傑

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疏曰王受册命之時立于鹵階上少

東北面太史于樞鹵南東面讀策書讀册既訖王再拜上宗于王鹵南北面

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于

尚書後案卷二十五

兩楹之間酌酒乃于殯東鹵面立三進于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于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啗天子執琯故受琯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元云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琯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琯以授人禮成于三酌者實三爵于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爲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于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于地也經典無此啗字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啗爲三奠爵也鄭元云云與孔異也

案曰鄭以宿爲肅云徐行前曰肅者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特性饋食禮乃宿尸祭統宮宰宿夫人鄭于彼三經並注云宿讀爲肅肅大業五季終南山舍利塔銘有京兆府大興縣御肅鄉卽御宿川也是宿與肅通釋詁肅進也是行而前也士冠禮乃宿賓注亦云宿進也是也又云却行曰啗則因僞孔作啗作疏者并鄭注亦引作啗說文卷七下曰部託奠爵酒也从冫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當故切鄭本

必亦作託但解則異訓爲却當亦以音近得訓也王既受同琯自當稍進近殯前既三祭則却就本位此祭謂灌祭也說文卷一上示部云裸灌祭也是也小宰注云天地大神不裸人道宗廟有裸裸有二將祭用圭瓚盛秬鬯酒灌地求神然後迎尸及祭用圭瓚秬鬯獻尸尸受酒不飲但沃茅灌地今此權禮非吉祭未必有尸故王代尸祭酒傳以宿爲進爵啗爲奠爵則嫌文繁備禮此喪中不當如吉祭備禮故鄭但以宿爲進託爲却王孔非也

上宗曰饗

傳曰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疏曰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齊至齒與再拜禮于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于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王取同齊之乃以同授太保也

太保受同降

傳曰受王所饗同下堂反于篚疏曰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于篚也上宗讚

王以饗福酒卽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于篚旣飲皆反于篚知此下堂反于篚也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釋文曰酢才各反○案以酢當作醑說文卷十四下酉部云醑主人進客也或作酬醑客酌主人也在各切酢醑也倉故切酸酢也素官切今俗醑酢相亂

傳曰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醑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醑疏曰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鹵報祭之祭祀以變為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乃秉璋以醑祭于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配天兩圭有邸以祀地主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醑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醑訓報也故報祭曰醑飲酒之禮稱獻醑者亦是報之義也

案曰傳云盥手者說文皿部云澡手也从臼从水从皿臼為兩手兩手匊水臨于皿上象人澡手也傳又云半圭曰璋者何休公羊定八季傳注及毛詩

斯于傳鄭周禮大宗伯注俱有其文圭首上銳兩旁各剡寸半其銳者正璋首則惟剡一偏其一偏則衰銳上出形如半圭然故半圭曰璋也傳云璋臣所奉者此王肅義也大雅棫樸奉璋戔戔王肅云璋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此文為證鄭則以為璋瓚肅又難鄭云圭瓚以圭為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為璋者小雅斯于毛傳云璋臣之職其意以人臣行禮當執璋棫樸傳惟解璋不言瓚其意亦不以為裸獻所用肅故據此難鄭肅于毛詩注如此則注尚書可知偽傳專從馬王而違鄭此傳與肅毛詩注合故知必肅義也如其說則璋似禮神之玉春官大宗伯冬官玉人禮神各有玉寘于神坐金縢周公植璧山海經亦屢言玉禮神今言秉璋以醑必非專言禮神反畧裸祭不言明璋卽是異同亦卽是璋瓚且經典說臣行禮亦用圭璧非必用璋者故疏不用傳義別引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以解此經秉璋卽是亞裸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知灌地之璋瓚得單名璋也彼棫樸鄭箋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詩鄭王異義如此據詩以例書則此疏所引祭統云云殆卽鄭義孔穎達心有不安于偽傳

而疏家體未便立異故隱鄭名與彼祭統注云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今既以璋瓚亞裸解此太保秉璋則上文王所用以祭之同自卽圭瓚二瓚皆名同始猶弁冕皆名冠與然酌字之義疏猶未得蓋秉璋者秉之以裸獻耳下言以酌謂既獻則自酌也周禮司尊彝職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及追享朝享于六彝六尊各用其二而其下輒云皆有鬯諸臣之所酌鄭注云諸臣獻者酌鬯以自酌又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據鄭注司几筵謂王酌尸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酌王據祭統尸酌夫人執柄則后獻尸尸亦酌后可知據司尊彝注則臣獻尸尸不酌臣自酌也茲祭于成王殯宮雖不立尸異于吉祭然經言酌亦必獻而自酌也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疏曰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極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極尊所受命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

拜者為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既祭則奠同于地太保不敢奠于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酌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于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于王不言拜于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太保受同祭齊

釋文曰齊才細反

傳曰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齊互相備疏曰太保乃于宗人處受同祭極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齊至齒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于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齊至于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于太保言齊至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于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案曰此言祭者奠之地也太保秉璋既已祿祭矣今將飲福復奠之地如左
傳祭之地王制獺祭魚豺祭獸之祭非祿祭之祭疏說非也上文王飲福酒
疏補言跪而祭此經言祭亦猶是也傳以齍爲至齒者說文卷二上口部云
齍嘗也引周書此文爲證顧野王玉篇卷上第五十六口部云齍至齒也亦
引此文爲證至齒是嘗也雜記小祥之祭主人齍之衆賓兄弟啐之鄭注云
齍啐皆嘗齍至齒啐入口此則齍而不啐也

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釋文曰宅如字
馬同徐始故反

傳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疏曰興再拜
訖于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受拜白柩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宅訓
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
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
荅拜敬所白也

太保降收

傳曰太保下堂王亦可知有司于此盡收徹疏曰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

司于是收徹器物

案曰傳云太保下王可知然則太史太宗宗人等皆下可知也傳又云盡收
徹者總指上文所設几席寶器四路盡收之也

又案曰自此以上所敘成王崩而殯于路寢堂上一切几席寶玉陳設皆在
堂上殯前又留餘地爲傳顧命時行禮拜奠獻醋之地攷匠人明堂東鹵九
筵南北七筵賈公彥疏云周人殯于鹵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
惟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四尺半得容殯者書
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鹵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
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者直制同無妨大矣檀弓
孔穎達疏亦云路寢制如明堂明堂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
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明堂位疏亦與匠人賈疏
畧同賈孔疏三條皆從伏生書大傳及鄭注推衍得之路寢之堂南北更深
于明堂之前堂一丈有餘所以堂上得容殯今鎬京路寢雖爲諸侯制小于
明堂但旣爲三室較彼明堂五室少其二室則堂上轉愈寬深所以容殯外

尚得設三坐陳寶玉并獻醋拜起餘地也

諸侯出廟門俟

案曰俟當作俟牀史反俟訓大別是一字

傳曰言諸侯卿士以下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疏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于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案曰傳云言諸侯卿士可知者此諸侯即上文卿士邦君入即位者內惟齊侯衛侯為畿外餘皆畿內非下文所云鹵方東方諸侯也彼諸侯須二伯率之乃入耳始時竝未先入路門至殯宮之前疏誤也廟門傳疏以為殯處故曰廟即路門者即上文一名畢門者也禮記雜記云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是謂諸侯歿于外面歸至殯所是亦謂殯宮為廟鄭小宗伯注又謂之殯門猶此經稱廟門也僖八年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似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者若然則自殯處而出廟門安見非宗廟之門而傳疏必以為路門者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且此上文陳

兵衛于畢門內畢門即路門則殯在路寢明矣安得在宗廟乎若左傳所云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殯于曲沃則衰世不遵周法不可據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未通其說鄭荅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其末世諸侯何能同也然則此經云諸侯出廟門者是卿士邦君出路門也出至路門外則在應門內矣此時太保畢公雖亦同眾人出至路門外而且并出至應門外以將率諸侯入故餘人則皆序立以俟也疏乃謂眾人盡出至應門外非也傳又以俟為待王後命攷路門外之治朝卿士邦君皆有班位故于此俟俟者俟王朝也僞孔欲于此下分篇若言俟朝則文勢一貫不可分矣故期待後命之說其實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疏曰伏生以此篇合于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于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語諸侯告王王報告諸侯而使告報

異篇失其義也○案曰鄭馬王本皆孔氏之舊今本乃晚晉妄改

傳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疏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荅拜復不言與知立庭中南面也

案曰傳以王出爲出畢門者王亦出路寢門卽上文畢門亦卽廟門也應門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冬官匠人應門之徹參个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是也今據天官宰夫闈人夏官司士太僕秋官小司寇朝士冬官匠人諸職之經注及疏又據明堂位玉藻文王世子等篇之經注及疏并詩大雅緜篇論語鄉黨篇參攷之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皋門內庫門外爲外朝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九棘設嘉石肺石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立君子斯斷獄訟于斯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雉門闈人掌其禁而又謂之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設兩觀釋宮謂之闈冢宰謂之象魏一物三名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而太僕正王之位王日視朝于斯路門內爲燕朝卽路寢太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于斯圖宗人嘉事于斯燕射于斯王日聽政于斯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爲外朝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無皋應魯亦無皋應但庫門爲天子皋門制雉門爲天子應門制惟此爲異以上諸文皆

以康成鄭氏說爲定

外朝在庫門外朝士注甚明而小司寇注云在雉門外雉本當作庫賈疏已引言之三禮義宗及通典承誤作雉後人遂疑康成自相矛盾非也治朝燕朝對外朝言皆內朝玉藻說諸侯之事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此內朝卽治朝若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此以路門外爲外朝者對路寢庭朝爲外朝其實亦是內朝今此經言王在應門之內者正治朝也傳又云立應門內

之中庭南面者謂當宁而立也曲禮下篇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鹵面曰朝彼注云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時當四月于周正爲孟夏于正歲爲仲春宜用春朝之禮故當宁而立也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蓋覲禮時當秋秋主義嚴等威故不下堂其禮行于文王廟中今儀禮見存覲禮篇言天子衮冕負斧依是廟中堂上之戶牖間卽曲禮所謂當依而立若春朝受享亦于廟而受摯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爲廷

江永曰古宮室之制堂必築土崇高廟寢皆有之有堂卽有階論語攝齊升堂謂路寢內朝儀禮士相見君在堂升見無方階燕禮公升卽席檀弓杜賁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若路門外治朝庫門外外朝皆平地爲庭無堂無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庭中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明在庭中也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及司士朝士等職言治朝外朝皆無升階之文又人君出入乘車登車于路寢庭階之前下車于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注鄭本之尚書大傳蓋治朝外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使有堂階則九等七等之級車馬豈能升降乎當依當宁旣立言自應一例解之覲禮及明堂位皆言負斧依則是背負然則當宁亦應是背負非面向據釋宮宁在門屏間

天子外屏則宇應在路門外之門南屏北

鄭注觀禮據禮緯云天子外屏外屏者經云侯氏肉祖入廟門天子辭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

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知是外屏廟如此寢可知釋宮云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宇屏謂之樹此一節皆是從內向外言之階庭是路寢之階庭則門是路門屏是路門外之屏故曲禮疏云路門外有屏即樹塞門是此說是矣又據郭注人君視朝所宇立處謂天子受朝于路門外之朝于門外宇立以待諸侯之至此說亦是又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宇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此則雖是而微誤正門是應門屏是所以蔽路門則宇當在路門外之兩塾間塾是門側堂內外各二字既在路門外兩塾間則南距應門之兩塾尚遠何得云近李巡微誤此疏亦因之微誤又攷說文卷十四上宇部云辨積物也此字疑與貝部之貯字同門屏間宇當作著齊風俟我于魯昭十一季傳制有省定此宇乃相翔待事處諸侯未集于此待之既集

出宇至中庭背負宇南面而立負宇實負屏也

又案曰蔡邕謂明堂即在王宮應門之內則此經應門者似明堂正門但明

堂位疏引鄭目錄云明堂在國之陽又引鄭駁異義用淳于登說并據孝經

援神契明堂在近郊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己之地則鄭以明堂不在王城

宮內

韓嬰孔鼂竝同

故彼文朝諸侯于明堂云云鄭注云朝之禮不于此周公權用之

也據此則鄭以正朝自在路門外不在南郊明堂故彼疏推鄭意以為此明

堂應門非是宮內路門外之應門明堂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不可

溷以為一然則此經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治朝平地為廷無堂階蔡邕

當不謂明堂在此彼以明堂與宗廟為一則在庫門內雉門外之東而又以

為即太學即辟廱袁準譏其人神瀆擾必無此事且五門中既有應門庫門

左偏別有一應門豈理乎然則當從鄭明堂自在郊外此經應門與明堂

應門無涉也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王曰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九卷○玉海一百三十一卷官制門

傳曰二公

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疏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

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

東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時太

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鹵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

東為右鹵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鹵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

北面也

案曰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者公羊隱五季傳云自陝而東周公主之

自陝而鹵召公主之詩甘棠箋云召公作上公為二伯疏引鄭志張逸問云

詩傳及樂記武王分周公左召公右為二伯今召公仍其舊職率鹵方諸侯

而東方畢公率之是代周公為東伯也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釋文曰乘繩證反

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尚書疏傳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賓諸侯也疏曰四馬曰乘乘黃是馬色黃黃下言朱非馬色定十季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貴朱鬣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奉圭兼幣幣即馬也圭是致馬之物然則此是二王之後享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觀禮諸侯享天子四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案曰鄭云此幣圭以馬舉二王之後以言者凡朝宗觀遇皆先朝而後享朝宗遇禮亡觀禮篇見在儀禮載其事并詳春官大宗伯秋官大行人小行人春官典瑞冬官玉人等職中朝則執命圭為信命圭者公桓侯信伯躬子蒲

男穀居則守之朝覲執以為信至朝訖則行享禮本疏引小行人六幣云云即朝訖行享之事而圭以馬則居六幣之首又引鄭彼注謂二王後所獻今此經云布乘黃朱是馬也奉圭兼幣幣即是馬圭以致馬也是二王之後所行之享禮也蓋入門即奉命圭奠贄而行朝禮此義上節已該之此節專敘享禮也鄭又云諸侯當璧以帛者二王之後惟杞宋今朝新君鹵方東方諸侯咸在必不專是杞宋特經文不具耳故鄭補言之也鄭又云亦有庭實者秋官大行人說朝事云廟中將幣三享鄭彼注既用觀禮篇文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又引大戴禮朝事篇文云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然則庭實又在圭馬等物之外故詩韓奕疏備引諸文而申之云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為二以備三享今此經文亦不具故鄭又補言之傳以圭馬即庭實非也傳以布為陳者昭二十六季傳百兩一布杜注云布陳之是也又以乘黃為四黃馬者詩鄭風乘乘黃傳云四馬皆黃是也又以朱為馬朱鬣者詩于旄疏引鄭駿異義說顧命之義文也又以賓為諸侯者觀禮侯氏入門右擯者謁注云上擯告以天子欲親受之如

賓客則諸侯朝覲于天子為賓也說文卷一上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據此則圭上有介字偽孔刪之者殆以釋器圭尺二寸為玠攷工記玉人天子之鎮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刪之但松高詩錫爾介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申伯者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鄭彼注云韓侯以時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彼疏云經再云入覲故分為二韓侯入覲為行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然則此經言享禮之圭無妨有介字鄭本必與說文同也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釋文曰壤如丈反

鄭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尚書疏

傳曰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諸侯拜送幣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疏曰成王始崩即有諸侯在京者來朝遇喪也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注曲禮云春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

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云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

案曰鄭云此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者據儀禮覲禮篇所說則秋覲朝享不同時本疏引鄭曲禮注云云則春朝朝享并不同地今入門而朝即布乘黃朱奉圭兼幣二禮同時同地竝行以喪中急遽故與常禮不同也鄭又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者一二臣衛云云則言曰其下再拜稽首則言皆望文為說也傳云來朝而遇國喪者此本鄭義也詳康王之誥又云執壤地所出者正覲禮所云惟國所有朝事儀所云奉地所出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傳曰豕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竝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釋文曰羨羊九反

馬曰羨道也釋文。王同。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傳曰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鹵土之民

本其所起疏曰羨聲近猷故訓為道

案曰馬王及傳以羨為道者毛詩大雅板篇天之牖民傳云牖道也箋云道民以禮義尚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隣以免乎牖里之害又商傳云太公與三

子見文王于美里周本紀亦言鹵伯囚美里則美與牖通老子德經鑿遠篇不窺羨見天道釋文云羨牖通板篇疏又云牖與誘古字通用韓詩外傳牖作誘說文卷九上△部羨字重文作誘又古文作羨然則羨與牖誘竝同正當訓道此古義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

高祖寡命釋文曰歐音堪遺唯季反壞音怪

王曰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尚書疏傳曰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

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

案曰傳以敷爲布說文卷三下支部敷字注云岐也从攴專聲周書日用敷遺後人芳无切此節鄭注已亾則義訓之存于說文者當从之也六師六軍也夏官云凡制軍王六軍詩大雅常武云整我六師械櫜云六師及之小雅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鄭荅趙商問釋臨碩難竝以六師卽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也傳以高祖爲高

德之祖者曾祖之父爲高祖文王于康王爲曾祖父左傳昭十七季鄰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十五季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爲高祖是得通稱故傳云云也王以寡爲寡有義見康誥

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釋文曰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鄭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季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季再巡狩餘六季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毛詩十九之一卷周頌譜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衛湜禮記集說七十九卷傳曰不言羣臣以外見內疏曰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

案曰鄭云周公居攝六季制禮班度量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季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也又云至此積三十季者鄭于顧命篇首惟四月注云居攝六季爲季端此成王二十八季又

于金縢篇末注云周公居攝七季作洛誥明季成王即政又洛誥篇末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季鄭注云文武受命皆七季而崩周公居攝不敢過其
數也然則從居攝六季數起七季致政明季成王即政即政二十八季崩上
距六季制禮適三十季也又云再巡狩餘六季者秋官大行人云十有二季
王巡守殷國則二十四季再巡守今三十季則再巡守餘六季矣又云侯甸
男要服正朝云云者據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
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季季朝甸服二歲見
者至此六季當三朝男服三歲見者至此六季則再朝要服六歲見者固當
其正朝之期也然則此時朝者當是侯甸男要四服經乃言侯甸男衛不見
要服故鄭推其故以為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或
疑要服既事遣之則衛服前冬來者何反不遣而猶留耶若衛服來時以王
疾不得行禮則要服後來何反得既事而遣耶蓋要服遠優恤之故遣衛服
差近故留耳且周都豐鎬四方道里不均東方侯甸亦遠南方衛要反近周
禮朝貢之歲不過言其大略未必拘拘定制鄭特以不見要服而推論之不

必泥也酒誥亦云侯甸男衛亦約舉之詞耳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釋文曰底至齊馬讀絕句底之履反○案曰玩王注亦以底至齊為句孔連信

王曰丕平富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也底至齊立大中之道也

尚書疏傳

曰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

案曰王以丕為大釋詁文齊為中釋言文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

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釋文曰熊音熊羆彼皮反畀必利反徐甫至反

傳曰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君

聖臣良用受直端之命于上天大天因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施

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

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釋文曰鞠居六反

傳曰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而法循之汝身在外汝心常當忠篤在王室各同心奉憂其所行
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羞辱疏曰覲禮天子呼諸侯之禮同姓大國曰伯
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

案曰傳云天子呼同姓諸侯曰伯父疏引覲禮云云曲禮下篇同此時在者
不獨同姓言此以該之也鞠子傳云稚子者釋言云鞠穉也義見康誥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鄭曰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

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九卷傳曰已聽詔命

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

案曰鄭云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者三公稱公諸侯亦得通稱然是時

王朝之臣皆在故又云諸臣亦在焉也又云朝臣諸侯亦反喪服者經止言

王釋冕反喪服故鄭補言之也又引喪服證之者儀禮喪服篇斬衰裳直經

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其目首列父其次諸侯爲天子其次君是也

又案曰春秋縣露卷三玉英篇云天子三季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

季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白虎通

卷上爵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土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言迎子

釗不言迎王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

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與對

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季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

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

稱王以統事也據此則知暫時卽吉旋反喪服史臣不得不稱王而王實未

嘗以王禮自居故逆于南門外正嗣子之位也麻冕黼裳入卽位正繼體之

位也然猶自稱眇眇子末小子又自稱予一人釗正曲禮天子未除喪稱予

小子春秋嗣王在喪則書名之例直至踰季方卽位三季除喪卽政朝廟方

純用吉禮而此時固未嘗居王禮也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卽位文阿議千

人無君不敗則亂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

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

難觀白虎通及文阿似已豫知後世陋儒有疑經者而辨之至宋元祐間

孫覺莘老遂論康王服見羣臣爲非禮蘇氏軾作書傳推衍其說俗人從而掇拾之紛曉不已愚謂若以陳設華美非喪中應有則春官天府大喪陳寶器典路大喪出路經固有明文也若以吉服非禮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簋簠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此乃專指初崩而言若既殯之後仍有不廢祭者王制云喪三季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漢志引伊訓太甲當喪越弗行事是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袞大裘龍袞戴冕擗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卽吉以聽命乎上其嚴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啻疊舉服亦屢釋矣傳顧命亦可視此例其祭于殯宮特比朝夕饋奠稍有加固無害也若謂受冊見羣臣當在路寢喪次以哭踊行事則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阼階南太祝禱冕執束帛升自阼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註曰將有事宜清靜也被世子甫生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辭况真卽繼體位自不當徒以哭踊爲禮諸儒之說皆非也

